

震川文集

冊七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應制策

嘉靖庚子科鄉試對策五道

第一問

夫闡揚帝王之烈者必假於文以傳文者所以讚述往古傳示來裔著之不刊垂之無極者也蓋帝王爲可繼之道而未必其後世之能繼其所託以傳者典冊紀載而已典冊紀載而不文則不足以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由此言之則帝王所以衍萬世無疆之休者其創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揚厲之者在于後人一代之文不具則一代之道德經制亦幾乎泯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爲不泯而使其子孫世世有考焉者託之于文也我國家列聖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闡揚祖功宗德者亦既備矣如一統志會典之作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經綸之迹者執事以下詢末學愚生概乎未之知也至于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匱石室之藏蘭臺祕閣之載艸野

賤人無所得覩記惟二書傳誦於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論乎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於其燦然者矣所謂燦然者豈非聖人之制作布之天下迪之後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當時之所謂典章經制者皆聖人之作而又有聖人者以播揚之故其言語文章著于天下大者事天饗帝小者至于獻五蟲豸靡不纖悉王府則有以咸正無缺豈非其盛歟漢以後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當時文章之盛猶彷彿于三代故太史公八書之撰班固諸志之述猶足以備一家之言至于唐之六典宋之會要元之經世大典則其文章氣勢愈趨於下而說者謂三代之後惟唐制爲盡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則其亦未可輕訾者而比于典謨則有間矣蓋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漢之文可矣而制不備唐宋則文與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統志會典之作欲以比隆于典謨而豈可與漢唐宋例論哉然愚獨恨當時儒臣奉命不能深明聖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鉅典而容有采緝補綴疎略牴牾于其間蓋一統志出于睿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賢等爲之者也會典出于敬

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東陽等爲之者也是二者若以爲聖人之制則何敢議出于二臣之手誠不能無疵者蓋祖宗之功烈過漢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不宜猥瑣于末議牽制于文詞而賢等所載沿革郡各人物古蹟往往剽摘書傳字句詩人組繪之語不足以稱王者之制而職司事例又多務簡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則二臣之過也今天子中興邁志憲古已嘗勅所司重修會典則一統志亦將以次而及之矣開局秉筆固皆一代之長材茂學必有所見以廣聖意者愚猶以爲彰往緒揚休烈以紹諸無窮當屬諸一代之宗工而其體裁宜依仿禹貢周官之書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土物貢尤必著其詳而民風土俗則略用漢地理志及後世圖經之法序官職必先其體統于建廢沿革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論建亦如歷代書志通攷之類兼存而並志之又竊謂修書之臣一高帝之時多延天下有文學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于科目一不可也蘇洵修禮書必欲明實錄以昭來世今動有避諱使

人無從攷實二不可也自古爲書者多出一手今局務旣開議論紛沓分門著撰文體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體制今之文章馳騁浸淫極矣而不要千古雅體裁不明義例不立四不可也明興以來百七十年豈無遷固之徒以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僭及此惟執事寬之

第二問

王者旣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繼其治而詒以萬世之業故天下之本在于太子太子之教不可不豫也三代尙矣其遺法至今猶存禹有典則而啓敬承湯有風愆而太甲終允德文武有謨訓而成康代爲有周之令主誠以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天命之隆替祖宗之繼墜咸有賴于一人故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太子之謂也太子之教萬世之所係也恭惟皇天眷佑我皇上篤生元子正東宮之號螽斯繁衍廣藩輔之封皇子賴天能勝衣將出閣講讀宗社休嘉臣庶均慶遠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損益以適萬世之中以裨我皇上盛德至意者不獨文學法從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

于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已漢唐宋其何足以云今者六傳之設賓客之制崇文崇賢府坊館局之建官則備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舊也帝範之書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承華要略之制教則詳矣而非古之典則之詒也古法之存于今者惟周制爲詳其可考者在二戴之記及所稱明堂青史氏之記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宴室太史持銅御戶左太宰持升御戶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有士負之禮有擇于諸母之禮有知妃色就學之禮有記過之史有徹膳之宰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工誦箴警誦詩百工執藝事以諫有三公三少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故成王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傍之而德成也後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爲之法者旣無周密詳悉之慮而其爲言又無躬行心得爲之本而官僚並建辭旨諄復徒一時之美觀耳漢高祖文帝之盛所崇用者叔孫生晁錯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廢事景以任刻殘物武帝開置博望苑以通賓客賓客多以異術

進者而太子後遭巫蠱之禍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聚麀之恥實以身誨之
宋時家法雖嚴而其所以爲教亦不切于身心性情之實夫漢唐宋所爲天下
計者未嘗不甚詳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曠略此宜其立國僅僅至此我 太祖
高皇帝創業垂統洪謨遠慮莫非三代之法而萬世之計立國之初庶務倥偬
首建大本堂圖史充牣其中招延四方名賢爲太子講論經理敷陳治道又爲
昭鑒錄使知前代太子諸王之善可爲法而惡可爲鑒而 成祖文皇帝又爲
文華寶鑑蓋爲學而不知先代之故則不足以有所感發而懲創 成祖之書
一本 太祖之意雖一事之善惡皆在所錄者固以身爲天下之所係善惡起
于幾微而治忽之端在于此尤不可以不嚴也今日欲舉三代之典繼祖宗之
志亦宜有可言者矣愚敢條其所當急者其一曰選宮僚昔 太祖不設專官
而以公卿兼領以防後世離間之患夫銜雖列于朝班職則專于訓導不宜徒
取文學而用道德可爲師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選用吉士以備其職二曰慎與
處太子雖有宮官而其所常與處者則保姆內侍小黃門之屬女子小人導以

非心尤宜防慮擇其淳德謹厚者而使之漸涵灌漬于德義而不知三曰禮師
傅夫尊卑之分懸隔則官屬不得盡其忠昔懿文太子之於宋濂仁宗
宣宗之于楊士奇其相親禮往復辨論如家人父子蓋太子有子道臣道不宜
闊略相師友之禮以成乖隔之患其四曰明實學世儒率謂天子之學與韋布
不同文華進講不過採摭經中數條以備故事夫豈所以深探聖奧必先專一
經以次而及其餘五曰辨儀等蓋富貴之極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會
不會之文所以樽節使之不過今宜飲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諸王禮秩
必異所以防微杜漸固萬年之基蓋天下之事莫大于此者執事幸採而聞之
于上

第三問

三代之樂不傳於世見於遺經廬有可考者君子追尋缺軼于千百載之下因
其辭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後足以會其辭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會本
末源流于一而後可以斟酌古今擬議制度以爲復古之漸而未易言也當天

下無事之時世之君子輒言曰與禮樂夫禮樂豈易與哉自漢以至于今數千
百年明君良臣相與咨嗟太息講求掇拾卒無有復三代之舊者而儒者又從
而卑其說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少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蓋謂隨世可以制作
而不必盡合于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禮樂舍焉則天下無所謂禮樂者蓋三代
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爲治而馴至于大備雖代有變革而
不過進退損益于其間故異世而不可不襲者禮也其所不相襲者禮之末也
殊時而不可不沿者樂也其所不相沿者樂之末也夫以三代之聖人皆因于
累世之故故其樂易舉而可行至于後世蕩然矣又無聖人者以起之而欲稽
考于既廢之後豈不難哉樂之所從來久矣黃帝使伶倫斷大夏之竹兩節而
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比黃鍾之宮而生之以爲律本故後
世皆宗黃帝之樂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
武之舞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
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九變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韶六英六列之遺也黃帝之清角英招其本聲固在于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于洞庭之野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備六代之樂而周官豈其僞書哉說者謂其所序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未數八故八變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天社虛危類求之說也至和之氣寓諸器而託諸聲感應自然之理無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從言之異也虞書商頌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鳳凰何爲而藏乎蓋聖人之制隨時不同而非截然爲數代之樂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每樂二調以一陰一陽相對而爲之合其感動神示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天之與人者有以

相通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者也他書所載師文師開之鼓琴師涓之寫濮上元聲其感薄陰陽通於物類要其理有不可誣者惜乎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氣不應而淫過凶嫚之聲競以相誇浸淫于後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漢之制氏僅能得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其後河間獻王所得雅樂天子但令太常以時存肄不令奏郊廟其郊廟及所奏御皆俗樂淫聲西漢一代文章之盛名卿才士輩出而卒莫有能興禮樂者而亡國新聲代變日增自此以往豈復可冀耶前世號知樂者如荀勗阮咸張文收萬寶常王朴諸人卒亦未有以見之于用而牛弘何妥鄭譯李照阮逸范鎮司馬光之徒紛紛莫決而士大夫之議常與工師之說相悖固有所謂訂正雖詳而鏗鏘不協韻辨析可聽而考擊不成聲俚俚焉如瞽無目而以手模指索狀物之形難矣此無他先王之制旣廢後之人雖欲罄心思而測度摹擬于千百載之上不可得也故樂者漢以前有司掌之無不知其義漢以後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數有傳與無傳之異又無先王以制之也雖然樂者

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傳而存不以無傳而亡其始在於人心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情動于中而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千古之人心不亡則千古之人皆可以制樂而世之論樂者不求夫樂之本而區區于樂之數夫其數可知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本末一以貫之矣後之人不察而殫精于壁羨尺度之間較量于累黍多寡之際致疑于鍾律洪殺之節紛紜于五聲十二律變宮變徵之異夫樂誠不可以舍器數而沒于氣數之中則其力愈勞而其數愈失蓋亦反其本矣太史公曰神使氣氣就形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莊周曰奏之以天徵之以人行之以禮義建之以人情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樂無言而心悅者也古者百姓太和萬物咸若聲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秋養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樂興大鹿之野然則明君在上休養生民陶以太和萬物之生各得而天地之沴不作然後吹律以生尺命神瞽以寫中聲以黃鍾爲聲氣之元則太和薰蒸八風順序鳳儀獸舞之治可復追矣不然雖使置局設官招

選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律呂之精無不符于先王此爲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問

王者之興必有一代之臣以輔翼天下之治而成宏濟之功夫有是君而無是臣則上常患于不得其下而君之事無所寄有是臣而無是君則下常患于不遇其上而下之才無所展然天將以開一代之治而啓其明良之會既生是君使之致摧陷廓清之功則必生是臣以致協謀參贊之力蓋天下之勢亂極而治天之愛民之深必不使之終于此也故聖人之生以安民也而聖人之於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得是人足以辦吾事者故賢臣之生以佐聖也自古大亂之世未有無聖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無賢臣而可以宏化者如雲龍風虎氣類自應相須而成相待而合而烏知其所以然哉堯以前如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之徒非經所見不可得而論矣虞書所載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天下則有如成湯有一德之伊尹而後有升陟之師

武王有鷹揚之太公而後有牧野之會至于畢散周召之徒皆以聖人之德奔走後先禦侮疏附詩書所稱有大功以配享于先王暨其子孫藉其休以有國者數百年蓋其感不可及矣三代而下漢高起布衣誅秦蹙項以有天下而淮陰絳灌之徒摧鋒陷陣以致其百戰之功而其時稱蕭何韓信張良此三人者爲尤烈光武承王莽之亂奮迹南陽恢復舊物則有鄧禹吳漢賈復寇恂馬援馮異彭岑來歙之徒宣其力唐太宗舉兵晉陽平隋之亂則有劉宏基李勣李靖房元齡杜如晦之流致其勳宋太祖受周之禪去五代戰爭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則有趙普潘美曹彬之輩殫其謀天下不可以無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可以無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堯舜三代之君則必有堯舜三代之臣有漢唐宋之君則必有漢唐宋之臣天之愛民久矣不如是何以戡定禍亂克成太平耶慨自胡元入主中國天下腥羶者垂百年旣而運窮數極天閔斯人之亂於是生我 太祖高皇帝于淮甸以清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禍而援生民之溺數年之間定金陵平吳會克荆襄閩廣鞬韞不戰而竄息于狼望之北固宇宙以

來所未有之勳而聖人獨稟全智功高萬古神謨廟算有非他人所能贊其萬一者而一時諸臣應運而生皆起于淮甸之間乘機違會以成不世之勳有若高祖之豐沛光武之南陽者此豈人之所爲哉蓋將以開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故 聖祖龍興于上而諸臣景附于下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而昭諸鼎彝銘諸策府有非一時之所能殫述者其大勳光宣炳烺于天地之間如山武寧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道之他如朱文正李文忠咸以內外之親而郭子興郭英吳良禎廖永忠永安之徒則以父子兄弟後先致力效死于其間大抵數總大軍以不殺爲威而沉毅好謀定大事于一言武寧之功爲大而開平之窮虜于漠北黔寧之收功于滇南此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他或撫一城或定一方或專城而秉鉞或分閫而受寄或敵愾以怒寇或殄滅以爲期孰非體天地好生之德勤 皇祖安集之命有功于方夏而惠于元元者乎國史之所記載者固莫得而覩而往往見於儒臣銘章碑志之間此愚生之所竊識其萬一者因念百六十七年父子兄弟長養太平之世方內無

兵革之禍戎虜之警者固我高皇帝天覆地載之功諸臣匡持輔協之力不可少也書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于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之謂乎今太廟既已配享而功臣廟又有特祠金書鐵券山河帶礪之盟于今不替邇者皇上又興滅繼絕開廟藏覽舊記以昭元功之侯籍使開平寧河岐陽誠意之賞復延于世我國家之酬諸臣者可以無憾矣顧承平日久爲其子孫者或驕溢于富貴而不能體乃祖乃父之心時陷法禁從而棄之又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遘東布章之譏則高皇帝之大誥武臣文皇帝之鐵榜訓戒今日誠不可不申明而訓勅之也書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不敢動用非德敬以爲今日獻

第五問

古之爲天下者養民之生後之爲天下者聽民之自生夫聽民之自生可也又

從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求所以爲可繼之道則我之取者無窮而民之生日蹶民蹶而我之取者將不我應國計民生兩困而俱傷其何以善其後是不可不深思而熟慮之也我國家建都北平歲輸東南之粟以入京師者數百萬舳艫相銜接于江淮加以方物土貢金帛錦繡以供大官王服者歲常不絕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來民生日瘁國課日虧水旱薦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爲計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菑捍患與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聽于天而東南之田其水旱常制于人蓋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東南又並海有隄防蓄泄雖恆雨恆暘而可以無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卽今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間有具區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春秋越與吳戰于五湖豈太湖之外復有四哉其所謂具區洮隔彭蠡青艸洞庭及季氏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爲五湖者非也禹治揚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東偏莫大于震澤欲寧震澤之水在於疏其下流

三江入于海而後震澤無泛濫之虞震澤固吐納衆水者也西北有宣歙蕪湖荆溪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潴聚于湖而由震澤吳江長橋東入松江青龍江而入海溧陽之上古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之水江陰而東有運河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有夾亭于與塘口大吳等瀆泄四水此治其原委之法也三江東南泄水之尾閘也三江之流不疾則海潮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吳淞江之疏導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諸江之入于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昔宋單錠嘗疏東南水利書蘇文忠以爲有利于民條其事于朝而亦莫能行之者大抵承平日久人習于苟安稍有建國家之計必以爲迂遠動衆而不可用故經國之慮每至于格而不行夫自漢以來天下之用不盡于東南至唐宋而東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給天下之用然自吳越竊據于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給外以奉事大國而內不乏於朝府之用是以其國不困而民猶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則取于浙右浙右不熟則取于淮

南于是圩田河塘因循隳廢而坐失東南之大利以至于今夫錢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專故常足于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于用嗚呼以天下之大而無賴于東南則可以坐視而莫爲之所以天下之大而專仰給于東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圖之也先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績矣然百餘年來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舉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國貧民困夫國貧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貧也則將何時而已乎夫亦延訪故老徧考昔人之論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專泥于古之迹而惟視夫水勢之所順蓋古今天時地勢陵谷邱淵代有變移必欲鑿空以尋故迹吾恐力愈勞費愈廣而迄不可就反爲苟安目前者之所嗤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矣五堰百瀆可復則復之白蠅安亭青龍江可開則開之或爲縱浦或爲橫塘或置沿海堦身堦置斗門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湮于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于摧壞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時相視禁富人豪家碾礎蘆葦菱荷陂塘壅礙上流而做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清之卒更番迭役

以浚之而後利興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者嘗浚白茆曾幾何時漸就湮塞此可懲也今夫富人有益田美莊猶不使之荒蕪而加意焉況東南以供天下之費乎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東南也齊魯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數日不雨禾俱槁死黃茅白葦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視相率而爲溝中之瘠凡以溝渠之制廢也謂宜少倣古匠人溝洫之法募江南無田之民以業之蓋于古吳則通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滎陽下引河東南爲洪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而朔方兩河河西酒泉皆引河關中漳渠靈軹引諸水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萬餘頃豈獨三江五湖之爲利哉舉而行之不但可興西北之利而東南之運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氣數而以論事者爲迂也

隆慶元年浙江程策四道

按隆慶元年丁卯浙江鄉試時太僕府君以長興令入外簾此乃主考委代作者

問自昔帝王立極垂統爲後世計如禹有典則湯有風愆文武有謨烈其子孫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饗國長世周過其曆至于八百年漢唐而下蓋

莫能比隆焉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命誕受多方在御日久萬幾之暇

輒親著述睿思玄覽自身心以至於天下國家無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訓

一書為聖子神孫慮尤諄悉矣其大經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待

贊述也乃若微言至論為今日 聖天子之繹思者可得而詳言之歟我

世宗肅皇帝憑几之言告戒深切皇上孝思罔極遵承末命改元一詔

風行雷動乃至荒陬絕徼含齒戴髮之民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伏讀詔旨

稱郊社等禮各稽祖宗舊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窺 聖天子法祖之盛心

矣詔條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間與皇祖之訓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概

歟夫臣子為君父陳烈祖之訓蓋忠愛之至也即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

答鴻庥于萬一乎諸士子具悉以對將為爾聞于當宁

帝王之御天下也欲垂萬世之統者必欲其謀慮之遠欲保萬世之業者必致

其嗣守之勤謀慮以垂統仁之周也嗣守以保業敬之至也是故德業光昭而

心源繼續顯承丕大而佑啟無疆自古有天下者其祖宗肇之于前而子孫繼

之於後所以長世而不替者用此道也請因明問而陳之昔唐虞之際以天下相授受而示之以精一執中之旨彼其平時都兪吁咈相告語于一堂之上者無非此道然猶咨命之諄諄者誠以天下重器不能不爲之長慮也故以天下與人而并以治之之道與之斯知所以與天下矣受人之天下而并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矣不然徒以天下相傳則非堯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夫三聖人面相授受而猶如此況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而能不爲之長慮乎誠念今日得之之難而他日保之之尤難故垂訓以爲子孫計者不容不詳且切焉是故聖有謨訓明徵定保禹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敬承之有夏之曆至四百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湯惟有是訓也而其子孫能克從之有商之曆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奠麗陳教故子孫嗣守大訓無敢昏渝有周之曆至八百年蓋禹湯文武爲其子孫慮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啓太甲成康所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奄有函夏聖武神文天

經地緯削平僭亂海宇又安登天下之賢俊相與修明政刑暇則又親灑宸翰

睿思所及動輯成書如存心省躬諸錄以至孝慈女戒昭鑑其大者如三編大誥資世通訓洪範之註及又以意命羣臣纂修寶訓律誥職掌集禮諸書自古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訓錄特爲聖子神孫深遠之慮尤詳且切矣嘗自敘以爲創業之初備嘗艱苦人之情僞亦頗知之自平武昌以來豫定律令頒而行之至于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立爲定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而定我子孫欽奉朕命不負朕垂訓之意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于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乾清宮東宮壁因顧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抽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大哉皇言誠萬世聖子神孫所宜欽承而敬守之者也是書之目有曰聖訓首章又有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故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其篇表簡要而條貫靡遺綱領宏大而精微具悉歷世保之以爲大訓至于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

待盡述者請舉一二明言之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爲憂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爲心則宜永受天之眷顧夫聖祖起自布衣同時僭王叛國芟夷殆盡海內曠然尤且惴惴然懼天下之起而相軋也況自古承平之久無常靜之國而南面之奉可以娛耳目悅心意者交引于前人主能時懷警惕而涓涓蠲瀆之中此心卓然清明則宴安之欲不生而慮周于天下釁孽之萌無所作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又謂四方水旱當驗國之所積優免稅糧歲雖無災擇地瘦民貧亦優免之夫聖祖雖在深宮之中乃至祁寒暑雨靡不關心當時庶事草創建都封邑征伐四方用度廣矣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今天下晏然而大司農往往告乏歲一不登議改折帶徵有司且相顧以爲曠恩矣使閭閻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生聖主顧畏民庶思小民之依簡劭農之官橫蠲貸之澤則海內之民樂生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動止必詳人事審服用仰觀天道俯察地理皆無災變然後運用

疑有闕文夫聖祖

躬擐甲胄出入兵間及爲天子猶謹備之如此人主必當儼神明之居慎出入之際端拱穆清正容謹儀和鸞之節清道而行開延英閣以登魁磊耆艾之士朝夕燕見抽繹顧問考古驗今則聖德日脩天眷日隆亦不勞心于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失無酣歌夜飲之歡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窺恣之專又謂內府飲食當用之物設局于內職名既定要在遵守故當時曰曆聖政記所稱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掃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絕前代如此至今陰教修明后宮順序尤望體聖祖述周禮設局之義修掖庭永巷之職使戴金貂之飾者有濟濟謹孚之美無戲敖驕恣之過左右勅正則王爵天憲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又謂四方諸戎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無故興兵致傷人命但胡戎與西北邊境至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以謹備之今日禦西北之虜其上策在于不攻其無策在於不善守謹備邊塞驅而出之中國禦之之道惟

此而已若欲開邊隙以快心于狼望之北必無幸矣聖祖嘗戒諸王遠出開平謂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今日之所當繹思者此也我 世宗肅皇帝導揚末命告戒深切我 皇上改元一詔實奉皇

考之教明詔所謂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繼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禮所以遵祖訓者莫大于此若夫言官加恤錄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甸人之繫若盧施寬釋之仁百司嚴黜陟之典銓選破資格之條冗員申裁省之令郡縣別望繫之差沒虜布招懷之惠殪敵速上功之簿至于重貪墨之罰督勘覈之報舉大臣之贈諡加閒散之名服聽監司之薦辟所謂推類以盡義通變以宜時有難盡述者明詔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備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將賊盜妖逆隱蔽縱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祖訓所謂憂天下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天下軍民十分窮困國用雖詘豈忍照常徵派四方聞之孰不感泣田租逋負改折蠲免與夫大官之所增派尙方之所趣辦繕部之竹木兵曹之子粒多所停罷則祖訓所謂憂民者明詔得之矣又曰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朕加意

節省自有餘又令戶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監局庫段疋軍器香蠟等物祖訓所謂內府設局與周禮天官之義合者明詔得之矣若夫求賢納諫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此卽祖訓所謂防壅蔽而通下情也然則與皇祖之訓蓋無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蹶而起如贖而聞含齒戴髮靡不拭目以觀德化之成也顧愚生猶惓惓于皇上之繹思者實臣子忠愛之忱不容已耳書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曆年式勿替有殷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竊以爲今日聖天子頌焉

問我祖宗列聖世有實錄表年紀事撰述功德以爲信史邇者皇上深詔近臣纂修世宗肅皇帝實錄載筆之臣必能仰體宸衷勒成鉅典然竊以先皇帝享國最久年載曠悠又無前代記註之書編摩搜輯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實錄之名何所起歟抑古之論史每難其事昔劉子玄與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歐陽永叔論日曆之廢蓋近代爲史之通患而子元又謂史有三長至曾子固序南齊書其論美矣二子之言

後世多稱之可得而備述歟茲者 先皇帝彙進史館方當下之學官諸
士子皆得而與知者宜以所聞著之于篇其毋讓焉

經綸世道者立一時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訓大哉國史所從來久矣上
古帝王繼天立極功德與天地同流其不可傳者與化而往矣其可傳者獨賴
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煥然之迹亦與天地而同久雖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
號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稱之何者其托于史者無窮也夫垂徽名而記往號昭
邃古而示方來史之所繫其重如此邇者明詔纂修我 世宗肅皇帝實錄通
行海內博採遺事明問特舉以策諸生敢不具述所聞以對夫左右史以記言
動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史官之職事而諸侯
各有國史迄于戰國紛爭秦滅典籍而史官尚存漢武帝以司馬氏爲太史東
京則班固爲蘭臺令史劉珍等著述東觀皆天下之選故史記兩漢書冠絕後
代自後史館著作莫不妙簡其人雖其文辭不能方駕前古亦各一時之美而
陳壽以下悉倣漢書之體往往類萃諸家別錄而斷代以爲正史正史之外自

唐武德間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等相與立編年之體而實錄之名自此始太宗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實錄惟獨宣懿之後以亂故缺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後之爲史者以之爲依據至我朝列聖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命纂修固已敷宣景耀崇闡大猷金匱之藏永世作典祖宗之洪業真與天地永久矣我皇上嗣登寶位甫當朝廟之日卽降綸音特命纂修實錄天下皆仰聖人孝思罔極繼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世宗肅皇帝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上比列聖二祖五宗饗國獨爲長久嘉靖以來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曠世之勳特異疇昔包括旁羅錯綜銓次在于今日實爲重難嘗考國初猶設起居注而大明日曆聖政記則學士宋濂所撰其序以爲幸得日侍燕閒十有餘年書之頗爲得實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掇以傳信于來世自起居之官不設而史館論撰亦鮮則今之修史可以藉手者蓋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在博採自司馬氏猶取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班書則世皆以爲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之筆自古以來未有

不哀聚衆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時政記史官撰日曆而宋則宰相主監修學士主修撰兩府撰時政三館修起居注此等之類今並廢缺而欲以責成于一旦蓋因仍者之易爲力而創造者之難爲功也我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然揭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宮祕庭動靜起居羣臣不能記也聖性之淵懿聖德之精微如堯之安安如舜之濬哲羣臣不能測也至于類取諸司供報博採羣臣墓銘家狀夫進退百官剖決章奏裁處萬幾錢穀甲兵四夷之事百官有司典籍雖在視諸故府似乎有徵然曹分局別歲殊月改綴緝穿聯欲無牴牾固亦勞矣而一時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迹之疑似殊功偉德非常之事姦宄凶慝禱祀鬼瑣之形墓誌家狀不足盡也蓋古之爲史者易於有所因雖遷固之才不能無因而爲也今之爲史者難于無所述雖有遷固之才無以自見矣當唐宋之世史官尙未放失而劉子玄爲蕭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謂漢郡國上計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後漢羣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惟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若今之起居廢

失得無如劉子玄之所論乎歐陽脩以爲史官職廢其所撰述簡略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沒而不書加以時政日曆起居注例皆積滯相因故追修前事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聖人典法遂成廢墜若今之追修積滯得無如歐陽修之所論者乎然則所貴良史裁酌體例旁采異聞攷求真實是發憤討論使歸于一古人有言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先朝之事尙在所見則已異于所聞與所傳聞遠矣抑嘗讀武帝本紀諸志表傳皆史遷當時撰述而班固陳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紀後漢列傳載記當時紀志蓋不廢也自實錄專行則紀志殆廢此尤史家之闕典竊以爲實錄之外宜用擬古遷固之書此不當待後世而定也 先皇帝大禮郊祀九廟明堂先聖祀典籍田親蚕章服禮儀河渠刑法諸所興建散入紀年難以會通當令首尾貫串包絡彙粹可做司馬遷八書而爲之宰相百官報罷不常可做公卿志表爲之羣臣之善惡四夷之叛服則列傳載記皆不可廢此卽一代之史非直俟數百年之後而爲也徒恃實錄一書所軼多矣此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愚又謂漢史成于班固唐曆緝

于吳兢柳芳崔魏唐書成于吳兢韋述于休烈令狐峒宋國史凡三書後洪邁復請合爲九朝而續通鑑長編成于李燾本朝二百年歷列聖而未有統會之史此亦方今史館之所當議者也抑劉子玄又云史有三長才學識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而不能殖貨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榱桷斧斤不能成室善惡必書使亂臣賊子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曾子固爲南齊書目錄序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而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噫能如子玄之論得爲良史矣若子固所稱則又追遷固而上之蓋唐虞三代之史官也茲者明詔採取遺事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時金馬石渠之彥宜有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獨能誦習舊聞而已述作大義何敢僭及之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衆思也王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平夫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黃帝堯舜尙矣三代以下惟漢近古請舉漢之議者其或是或

非或罷或行亦有可論者乎夫匡衡張譚郊社之說何據貢禹韋元成祖廟之議何本董仲舒師丹之請建限田何罷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請罷鹽鐵何議而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何取賈讓關並韓牧王橫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之謀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攷昔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子皆通經學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之者請言之以觀所學

欲盡天下之理者必并天下之智欲并天下之智者必兼天下之謀并智合謀而天下之公盡矣天下之公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國有大事常令議臣集議不專于一人不徇于一說惟其當而已是故大臣之言必用小臣之論必庸衆思之集必繹一夫之見必伸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併而爲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議也王通氏論帝制恢恢乎無所不容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而吾守中焉故曰

議其盡天下之公乎漢制大夫掌論議事有疑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
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盡其所見而不嫌于以小臣與大臣抗衡其道
公矣若明問所及皆一時朝廷之大務然非當時能詢採博議盡天下所欲言
何以粲然著于簡策如此請爲執事言其略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于
地上之圜邱以降天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邱以出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陽
位也祭地于北郊卽陰之義也漢之郊祀多襲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諸神名山
金泥石記淫誣甚矣成帝初匡衡張譚始建南北郊之議以甘泉河東之祠非
神靈之所饗宜就正陽太陰之處于是始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漢二
百年間郊祀不經文帝賢主猶拜灊湄之會相如文士獨留封禪之書匡衡能
本周禮正一代之大典論者或恨其不能盡復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
所論建亦偉矣禮王者受命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之太祖之
廟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父爲昭而子爲穆孫又爲
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爲

立廟親盡也太祖以下五廟則親盡迭毀示有終也漢之祖廟至元始之際大禮未備貢禹始發之韋元成已議罷郡國廟又本禮經所云而建議如此惟獨以高帝爲太祖之廟而孝文以後皆以承後屬盡宜毀故許嘉劉向更議以文武皆爲宗漢二百年間祖廟無准賈生通達不著宣室之對劉向博雅附會家人之語元成能依古義垂一代之大法論者猶疑其五廟七廟廟數之殊然其所考據亦正矣自秦用商君之法開阡陌除井田之制漢初不爲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師丹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可致太平今未可詳請略爲限武帝方事四夷內興功利宜未及此而丁傅董賢隆貴用事詔書雖下亦寢不行然至後魏孝文獨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則仲舒師丹之說其果泥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井田雖未可復而均田之法亦可少倣也自齊用管子之術正鹽筴斂山澤之利漢初以屬少府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筦其利郡國多不便昭帝始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願罷鹽

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約而桑宏羊獨以爲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竟不果罷自此迄于永平尋罷尋復然後魏宣武嘗采甄琛弛禁之表則賢良文學之議其果迂乎後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則鹽筴雖未可廢而取利之法亦不當甚密也漢自襲秦正朔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張蒼明習曆而仍水德之謬公孫臣建改朔而信黃龍之誕百年曆紀之廢甚矣司馬遷倪寬等始謂帝王創業改制不復用傳序則今夏時也三代之統絕而不序請定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是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洛下閎運算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昔孔子論爲邦言行夏之時馬遷之議實本于此此古今治曆者之不能易也漢自武帝塞瓠子其後河復數決大爲東郡害平當領河堤奏賈讓之策桓譚典羣議集關並韓牧王橫之論一代治河之說備矣賈讓謂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之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水有所休息因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

山東薄金堤勢不能復遠汎濫讓之此策視諸說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順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當知也夫中國之御夷狄非以極兵勢也誠盡謀而已西羌之反朝廷發兵及屯田者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欲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并趙充國獨以爲羌卽據前險守浚阨必有傷危之憂獨欲捐罕开之罪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方是時公卿議者不同而充國獨守便宜璽書切責堅不爲動卒不煩兵而自解散諸羌罷騎兵留屯田以待其敵大抵西羌之反其萌在于解仇充國急赴罕开之約使先零不得先其約此所以坐而得勝算也故制夷之要若使夷狄得締其交非中國之利也漢自單于入朝加賜皆倍于黃龍時旣自以親好願保塞止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以休天下人民時羣臣以爲便而候應以爲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頓依阻其中來出爲寇至武帝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設屯戍以守之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夫雁海龍堆天之所以紀華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內外也國家苟與夷狄共地利而無藩籬之限則中國坐而受其

困由此言之中國之要害所當固守而不可失也夫郊祀宗廟井田鹽鐵曆律河渠四夷舉漢之大事而崇論竑議概具于此今廟堂方有郊社宗廟之議而天下田賦未均鹽課折閱曆紀漸差授時之度徐沛歲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屬夷翻爲外應受降城之故地棄爲虜巢則此數者正今日之所宜攷毋謂漢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略追三代之遺文古義所謂法後王者謂此也

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爲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答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者蓋鮮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春秋之賢大夫孔子概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于伯夷叔齊而稱爲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于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爲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

乎士人自知學卽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祇見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
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當不易之論試言其大旨以觀自得之學

甚矣仁之難言也非言之難而體會之難能體會之而自得之于心則能以其
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雖聖人之於學者隨人異施不
可以一端求會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論仁者病于
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紛紛而不一也執事發策以孔子
之言仁爲問欲觀學者自得之學愚生何知焉雖然論語一書童而習之敢不
撫拾以對昔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爲于天下而時不能
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禮樂序詩書易春秋以備王道成六藝夫子自以爲教天
下如此盡矣夫子旣沒而門人記其微言以爲論語顧若稍不盡同于前古聖
人者蓋其平日獨以仁之一言爲教則皆先聖人之所未嘗數數然者雖其孫
子思傳之亦不盡用其說孟子稍稍言之而復以仁義對舉又非若夫子當時
之獨指而專言之也蓋嘗思之夫子以仁聖並稱而又有仁人之號則其所謂

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聖並言之而當時學者雖其才器不同而其學于聖人固其志舉欲造于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諸子之問仁特詳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則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見諸子之問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謂仁者支離而難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惟其才器不同引而進之各異譬之于水其可以導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導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導之爲淮漢者引之以至于淮漢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門顏子仲弓子貢子張樊遲司馬牛人見其皆入聞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遠矣然夫子皆不逆之隨人以爲之成就使此數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數子者夫子獨舉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遲而欲爲顏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誣也然而此數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豈方于孔子顧謂之聖則亦造于至精至粹之

地而已矣譬之于玉爲玫爲瑰爲琳爲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而皆謂之仁豈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術使諸侯歸齊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爲如其仁管仲之仁豈又與微子諸人可同日論哉夫子之門人可與語聖人者惟顏子與夫子皆步皆趨皆言皆辨皆馳矣而獨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未能與化爲一也然亦已進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與之同其出處則所謂克己復禮者蓋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爲天下歸仁也若仲弓出門使民而至于邦家無怨則南面諸侯之任而已顏子與仲弓同居德行而相遠如此其爲仁者不同如此而況子貢以下哉子貢之聘于諸侯所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張之問政所以言恭寬信敏惠也樊遲之不知禮義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難後獲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訥言也然于是數者而進之豈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爲聖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齊爲仁夫子之所謂仁孟子之所謂聖

也然數子者夫子告之則如此而造而至之實難故雖果如子路藝如冉有不佞如雍禮儀如赤使之治國家理人民立朝著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也當時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亂國夫子皆許之而不許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爲難也若夷齊讓國逃隱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積仁潔行以自靖自獻于先王豈不至子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聖人蓋未之許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則是數子者夫子特進之而已終莫能至也夫仁之精微與聖同極而他日子貢問博施濟衆乃以爲何事于仁而必以聖當之似若夫子之優聖而劣仁而不知其意蓋以爲博施濟衆者聖人身外之事業立人達人者仁者切己之實功子貢未可驟以唐虞之事許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雖然夫子之于仁也豈終日爲學者瀆言之如此蓋皆因其有問隨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謂答問者也當時高第弟子如顏子之外曾子未嘗問仁而一貫之唯豈不亦謂之仁哉而後之儒者又謂夫子平日蓋未嘗言仁也特言其

所以爲仁者而已然則夫子之論仁當見于何書曰夫子于繫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夫子之所謂仁者也雖然夫子豈有隱哉凡平日之所以問答者皆此理也宋張敬夫嘗類聚夫子之論仁以爲洙泗言仁錄朱子不取謂聖人之言隨其所在皆有至理不當區區以言語類求之可謂得其旨矣後之學者去聖愈遠其尊聖人爲太過至或舍其終日應用與所以進德修業之實而欲于虛空想像之中求所謂仁者而名狀之夫天下皆知佛老爲空虛之說以惑世而後之儒者不求切實之功舍夫子之所謂仁而於空虛想像之中求所謂仁此亦何以異于佛老之說也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上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下

應制策

浙省策問對二道

問今之浙省古會稽并鄞郡之境儒林之盛著於前史古未暇論自洛學浸被東南而浙士有親及程氏之門與受業于其門人者其人果可稱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陸子靜崛起江右二家門人傳受之緒其可述歟其與朱子並時而起者果亦有聞于道歟其能纂述朱氏之學亦有可言歟其以文章名世者于道亦有所得歟諸士子生長斯地景行先哲久矣願相與論之

執事先生以浙中道學之傳下問承學顧愚非其人何敢與聞于斯然古者祀先聖先師于學所謂先師卽其國之賢者明有所嚮仰也浙之諸君子愚生亦竊識之矣昔楚威王有問于莫敖子華子華對以楚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穀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能善語其國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謂齊魯諸儒于文

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敢無述焉蓋嘗謂士之所以自成者莫貴于學學莫貴于聞道知所以求道矣而後知其所以爲學知其所以爲學矣而後能有以自成其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難也秦漢以下其經學文章功業節行稱于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歸于不知道而以氣質用事故其所就不能庶幾于三代蓋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紹明之其澤流被于閩粵間此朱子所由以得其傳者也至于兩浙又河洛閩粵所漸被者也然程子之門惟游楊謝號稱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門者周行己能發明中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學而劉安節戴述知求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資近道敏于問學此門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龜山載道東南學者多從之遊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脈榆檇推明中庸大學論語之旨王師愈從受易論朱子稱其有本有文德望爲東州之冠此受業于程氏之門人者也自羅從彥從學于龜山再傳而爲李侗授之朱子學者以爲程氏正宗陸九淵起于江西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議論初有不合其全體大用之盛皆能不謬于聖人其

學皆行于浙中輔廣徐僑初事呂祖謙後從朱子僞學之禁學者解散廣不爲動而五經解詩童子問多所發明僑以朱子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以言者蓋鮮其學一以真實踐履爲本葉味道對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傳心之要然朱子門人黃幹爲最著何基師事幹得聞淵源之義王柏捐去俗學從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柏從登何基之門論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己者也其後許謙學于履祥其學益振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自基以下學者所謂婺之四先生以爲朱子之正適者也子靜之門人則楊簡篤學力行爲治設施皆可爲後世法清明高遠人所不及而袁燮端粹專精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能精思慎守則與天地相似舒燐刻苦磨勵改過遷善沈煥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嘗言與子靜學者遊往往令人自得蓋浙中尤尊陸氏之學而慈湖其倡也二家門人相傳之緒于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楊氏可謂光明俊偉能紹其傳者矣雖末流門戶各異而朱

子所謂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于其間者其爲夙出千古不可誣也今推原程子之學自龜山至于朱子朱子之後爲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學雖行于江西而慈湖爲最著則伊洛閩粵江西之學豈復有感于吾浙中者哉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于夫子豈有異哉因其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然則所謂道統者其可妄議哉此可以爲二家傳授之定論也呂東萊以關洛爲宗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陳傅良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精博陳亮才氣高邁心存經濟王禕以爲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戮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制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爲說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詭于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此與朱子並時而起皆有得于道者也至于項安世黃震方逢時史伯璿之徒無慮數十人皆發明朱子之道者也至于以文章名世如黃潛

吳師道吳萊柳貫皆爲一代之儒宗而貫與師道皆學于許文懿公而文獻公
巖然獨任斯文之重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以羽翼聖道謂文辭必原于學術
揆之聖賢之道無媿也宋景濂實出文獻公之門遂爲本朝文字之宗而國初
設禮賢館景濂與麗水葉琛龍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焉國朝崇尚理學實于
是始則今日論先正之有功于斯道者豈可分道學文藝爲二科哉抑士之相
與爲斯學者非苟爲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貴之道苟明施之于世特舉而
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有爲于世蓋天命不欲興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
用也而景濂獨謂諸儒後先相繼推明闡抉疏闢扶持理無不章事無不格雖
聖賢復生于後世無以加矣卒未有能繇其說而大有爲于天下以爲其有志
者鮮也夫豈盡然耶愚生特于浙中道學之傳敢因明問及之而道統之傳尙
未之悉也伏惟進教焉

問禹之跡遠矣尙書獨載九州所至蓋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
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行遠不能

造也及學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稱禹蓋會諸侯江南計功會稽及杜元凱注左傳以塗山在壽春會稽與塗山豈二事歟會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禹祀號爲於越由此越世世爲君王矣果真禹之遺烈耶入其地有覩河洛而興思者諸士子皆越產必知其國之故請言之

昔之聖人開闢宇宙以濟生人萬世之下皆仰賴其功德而思慕之況禹治水造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而含氣之屬雖在四海之外猶知慕之況當時會羣后之地子孫封守之國有不知誦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數千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遠也雖然以其人足爲數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則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跡多在焉後世之人考尋其故紀載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各稱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又南登廬山觀禹跡九江遂至

于會稽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
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壯哉子長之遊其所感慨有餘思矣宜其爲書能
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成一家之言也夫唐虞堯舜之處今去之數千載而天
下之人皆能識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于無窮也則夫遊觀聖人之地者雖
數千載宜不能無感也自黃帝以來帝王莫不有都軒轅之都涿鹿顓頊之都
帝邱高辛之都偃師帝堯之都平陽帝舜之都蒲阪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
之王也以豐鎬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常寧居東自岱宗北逐獯鬻西至崆峒南
登熊湘往往無常處及尙書載舜五載一巡狩至周猶因之則三代天子其遊
常徧于五嶽矣蒼梧九疑之間紀舜之跡尤著歷世久遠而前古聖人之跡具
在而帝王世紀皇覽之書其述備矣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
九州行跡所至蓋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論者乃以爲山海經皆禹之所親至而
紀述之以爲東至轉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搢天之日山鳥谷青山之
鄉窮髮帶方之國南至交趾孫僕續櫛之域丹粟沸水之際南族黃支之堵不

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奇肱之國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窮祝栗之界禹疆之里積水積石之山此皆荒誕不可稽考張騫之窮河源班勇之記西域不能覩也大抵上古久遠故作者不經之論多託之而學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淵之龍紀其父石紐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著其配觀河伯而受括地見六子而獲玉匱得黑書于臨胸覩綠字于濁水桐柏有鬼神之書宛委出五符之要秦藪著陽行之跡應龍有尾畫之詭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猶勤其問郭璞直信其真不知洪範錫禹九疇禹乃取其陰陽之數自一至九之序耳豈實有神人爲之手授乎惟會稽之會雖不載于書而經傳猶有所據蓋禹會諸侯江南計功非五載巡狩之常典也傳稱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則意在此久矣故爲是非常之會也而禹之事終于此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傳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以爲塗山在壽春北酈道元以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殺之王肅家語塗山有會稽之名則杜預之說非矣而羅泌路史乃謂致羣臣于鍾山晉灼言會稽茅山故越絕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

名會稽今會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挾水至大越上茅山今會稽在越中而防
風氏之國在今武康則會稽亦非茅山矣禹之會羣臣非今之所謂會稽乎然
云至大越而上茅山豈今之會稽卽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吳錄云
本名茅山一名覆釜蓋禹改之爲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筍又名宛
委山卽會稽一峯也在今會稽縣之東而太史公言上會稽探禹穴所謂禹穴
卽在會稽山中而近世解者乃曠絕數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誤矣禹旣終
于會稽故會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守禹之祀號爲於越
此越之有國所以始也然傳至十數而中間國絕民復奉而君之是爲甌越東
越故越北界有禦兒鄉萬歲曆之說其事亦頗怪蓋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
子孫之爲君如此其後勾踐爲王而與吳戰夫椒之敗保棲會稽得范蠡大夫
種爲之臣乘夫差之驕黃池之會以兵襲其國都卒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故
春秋於越入吳當是時越小國幾霸天下越垂絕而復興者亦以越人之慕思
禹而欲其子孫之不亡如此其後王子搜患爲君而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

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之丹穴
卽禹穴也方吳越之戰迎之檣李敗之姑蘇敗之夫椒棲之甬東檣李卽嘉興
之醉李城也夫椒卽太湖椒山也甬東卽勾章之東海中洲也後數世王無疆
爲楚所滅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南
海上蓋越人之慕思禹雖敗散而猶戴之爲王爲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
無疆之長子後去瑯琊其次子蹄守歐餘之陽猶受楚封焉無諸保泉山漢立
爲閩越王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其地猶在今會稽之
域則雖至漢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猶戴之爲君也太史公序越事蓋反覆嘆
禹之功大矣滌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又安乃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強
國北觀兵中國而推稱禹之遺烈其論東越列傳則謂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
大功于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勾踐一戰稱伯至餘善滅國而其苗
裔絲王居股等猶尙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而又嘆禹之餘烈
蓋越之世祀視三代之後最爲久長實以神禹治水之功在萬世子長之論不

可誣也愚生生長越中覽臨安之勝觀錢塘之江潮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會之盛每慨然太息況思禹之績有吾其爲魚之歎乎承明問敢述所聞要之其所懷者遠矣非誇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也謹對

河南策問對二道

問古之君子因時會竭忠讜建畝論卓然有稱於世紀諸史傳多矣今不暇槩舉姑取其最著者與諸士子論之或舉世共稱而不無疵議或一時救弊而未爲通方或言可經常而足以行之後代或意義深遠可爲世主法誠者夫通達國體矣而其學出于申商潛心大業矣而其術流於災異經明少雙者被阿諛之譏然其言可廢歟博物洽聞者泥五行之傳然亦有可采歟語當世理亂晁錯之徒不能過其果然歟志在獻替其所論辨通見政體可備述歟至于竭誠奉國而理歸切要擬之政論爲孰是論諫本仁義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學所得而爲世龜鑑方之申鑒孰優夫學者稱道古昔所以規摹當世也數子之書繁矣抑可以擷取一二足以爲警

誠而備世務者庶幾于魏相條陳晁董之對蘇軾進讀陸贄之言用以觀
經世之學

論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達當世之務非識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誠不足以
據獻納之忠務不達則其幾莫能中也情不周則其致莫能極也忠不據則矯
激以沽名懷隱而多避徇私而少公怯懦而不盡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
于君于其得言之時亦莫不有言而嘗失之是三者猖狂叫號以自試于萬乘
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姦故井鼃不可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
可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莛以撞萬鈞之鐘
必不振矣世之說者曰諫之道天下之難爲欲以觀其所易而閑其所難然後
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爲臣能諫而必能使君之納諫而後爲能諫之臣此與
韓非之說而憂其不合者何以異是皆懼撓人主之逆鱗而天下無忠義之言
矣要之君子遭時違會立人之朝其才足以達是其識足以周是其忍不爲明
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謂謂吾君之不

能爲堯舜者也執事發策舉前代之論諫者以爲問夫一世之君則一世之臣不知其幾也當時陳說者蓋多矣而史之所載彰彰者僅是以史之所載累而積之蓋多矣而執事所舉者又僅是雖然言而中其幾極其致而忠誠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後世者又少也如執事之所舉皆其人也夫謂舉世共稱不無疵議者豈不以賈誼通達國體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潛心大業而流于災異匡衡被阿諛之譏劉向泥五行之傳乎漢高祖時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王僭擬逾制匈奴數盜邊賈誼陳治安之策皆當世切務而或謂其明申商之學者獨以論諸侯王宜用權勢法制耳然衆建諸侯實事之當然也與晁錯削七國異矣本三代之所以長久謂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論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謂誼與晁錯皆明申韓而錯則以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于後世者以知術數也而以術數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後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誼啓之也豈可與錯同論乎漢初制度疏闊誼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興禮樂謂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秦置天

下于法令刑罰而德澤無一有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
能爲夫刀筆筐篋之間非徒漢事然也雖後至今數千年如此矣劉向稱誼言
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伊管未能遠過可不謂然乎武
帝舉賢良文學之士仲舒以賢良對策皆傳經義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爲宜
求其端于天故聖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爲貴知自貴于物又曰勉強學
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
其所知則光大矣此孔氏之遺言七十子之後莫能述也論聖王之禮樂教化
欲令當世人主改絃而更張之與賈生之旨不異而仲舒之淵源深矣自漢興
以來天子與其大臣皆好尙黃老至孝武始興文學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自
仲舒發之故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至於今學者
守之雖然自恣苟簡之治百世未能變也道同六藝用世操術則異者又未必
軌于聖人也班固稱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
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其不謂然乎漢儒傳經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經

說詩當世少雙所以其論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仁和惠則衆相愛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審六藝之旨則天人之理可得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羣臣動有節文以章人倫夫端本養性審藝治內正儀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爲此言而史譏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旨與孔光等同譏以爲恭顯用事不能犯顏直諫則然也然傳先王語其醞藉亦足稱賢矣劉向博聞通達古今作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與孟軻荀況司馬遷董仲舒揚雄並稱而譏切王氏尤發于至誠蓋自恭顯之世其忠懇已見于封事矣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覽歷世之治亂必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因論當世人主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
繆戾乖刺文書紛糾毀譽混亂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是時恭顯用事
善類蒙僇永光之詔亦自謂邪說空進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孝元固
已自知之卒以優游不斷墮宣帝之業可爲來世之永鑑矣向之學在洪範傳
推迹行事比類相從緣箕子之意著天人之應世儒亦未可妄論也夫謂一時
救弊未爲通方者豈不以崔寔語當世理亂而有政論之作也漢之儒者言教
化自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皆極論之而王吉亦謂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
義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而質樸日衰恩愛寢薄東京以後尤
競察察鍾離意宋均魯恭第五倫之徒常以爲言而杜林亦譏後世不能以德
而勤於法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罪家無全行國無廉夫而仁
義之風替矣崔寔獨著論謂漢承百王之敝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皇
路傾險欲峻法以求治以此爲亂世之藥石仲長統稱其書以爲人主宜寫一
通置之座右將不以其達權救弊爲一時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縱橫之

曰是固其宜也寔之政論夫豈通方之論耶夫謂言可經常可以行之後代者豈不以荀悅志在獻替而有申鑒之作也當建安之時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悅自以時無所用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謂致政之術先屏四惡乃崇五政而以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爲四惡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爲五政悅之論非所以施于漢末顧自以抱王略而不得志爲奏以發之要其所施設皆平世法也可謂言簡而事該矣攷其正俗之論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在上者審定好醜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文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志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肅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漢氏所以凌遲恣戚宦之權成鈎黨之禍夫豈不由於此卽匡衡言四方楨幹劉向譏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悅之申鑒豈非經常之法耶晉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莊之論朝廷皆以浮誕爲美武帝創業法度廢弛劉頌竭誠奉公每有論

奏該覈政體謂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下然至于矯世救敝自宜漸就清肅如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其救時矯世非急迫之論異于徒事一切敢于斷割者矣又謂聖王之化執要于己委務于下居事始以別能否因成敗以分功罪而羣下無所逃其誅賞尙書統領大綱歲終校簿賞罰黜陟之今權不歸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細過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無立人矣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謹密網以羅微罪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實在其中也故聖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責凶猾之奏頌之斯言實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觀以爲如此足以塞區區之責也亦類俗吏之所爲耳由此言之頌欲矯弊而不必任嚴切之法所以爲賢于寔者也儼之政論則頌爲是矣唐德宗時陸贄上言諫諍之道有九弊以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術聰明厲威嚴恣彊愎爲君上之弊以詔諛顧望畏慚爲臣下之弊論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實而務博訪求精太過嫉惡太甚程試乖方取

舍違理循故事而不擇可否而覈才馭吏之三術則拔擢以旌其異能貶黜以糾其失職序進以謹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禍新化要在捨己從衆違欲遵道遠儉佞而親忠直推至誠而去逆詐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約之于心焉耳唐史稱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如丹青蘇軾以爲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如贄之言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爲治亂之龜鑑者也雖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義之旨蓋過之矣其論興亡之際謂天所視聽皆因于人天降災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而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嘆曰損益其王者之道歟贄于天命人情之際可謂論之剴切者矣宋嘉祐間司馬光上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爲人君之仁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爲

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爲人君之武其論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謂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故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選在位之臣各當其任有功則增秩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又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從而救之者難爲力作惜時無遠慮必有近憂作遠謀燎原之大生于熒熒作謹微華而不實無益于治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光自謂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所學盡在是矣又謂五規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宋之仁宗可謂漢唐以來之令主矣當此時韓琦爲宰相君臣皆賢迄不能如光所言豈以其分量有所止雖四十年深仁厚澤無以進于三代之隆爲可惜也蓋嘗讀其保業之規言天下得之至艱守之尤至艱自周以來離而合合而復離五代生民之類不盡者幾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五百餘年而已承祖宗艱難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人主撫全盛之運知易

離難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勢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誠不可一日而不兢兢業業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終不能取燕雲十六州沒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爲尤重也哉所謂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愛吾人保吾土誠不可一念自放者矣夫陸贄司馬光其言固皆可以爲萬世之所取法而申鑒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約固不得以優劣論矣執事欲取數子之書爲可垂警誡而備世務者愚于前所陳蓋亦得其略矣昔者嘗誦而論之雖其言散見于史傳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詩書禮樂之道存焉治性正身之則著焉端本善俗之幾昭焉朝廷之所以順治百官之所以得職王化之所以隆國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繫于此也夫謂意義深遠可爲法誡則劉向山陵之奏與陸贄司馬光論天命保業此其尤諄切者也至于財賦兵農禦夷之大務諸疏皆有之以明問之所未及亦未暇盡述也夫此數子者固皆一代之偉人其論議著于本朝載于後世視小儒齷齪暖姝勉強綴論而中無所有者真秋蟲

之鳴也夫大人之言遠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人之言隱仁人之言恕賊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米鹽博辨非當施于人主之前也銖稱寸度非可以規天下之大也蓼菜成行瓶甌有提量粟而舂數米而炊非治萬乘之國也如此之類常形于奏牘則人主之聽覽耗矣故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騅騶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伎也鴟休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與天下之識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遠噫安得起諸君子而與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頗有感于今世之務顧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竊有慕於魏相蘇軾之條陳進讀不勝忠愛之惓惓也

問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鄭衛梁楚潁川南陽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難以盡舉姑取當時任事爲豫冀之產者各舉其概與諸士子論之俱逢角逐之秋矣或運籌帷幄辭萬戶之封或崇明王略拒九錫之議其心跡何似並遇咸豎之囂矣或依違順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嬰滅頂之禍其道

誼孰得負蒼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屺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實孰
當際中興之運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應變之務其功名孰優屬
時多難或負高志而不能免陳濤斜之敗或有膽略而不能拒封邱門之
入其才略孰勝遭世治平識量英偉定社稷之策臨時果斷有大臣之風
其德業孰隆諸士子尙論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況其鄉之先哲乎其
悉述以對

任天下之事貴乎善應天下之變而非其才德之全不足以當之才德純備是
以能受之至大而不驚納之至繁而不亂以輔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傾而自居
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則然而使其所遭之數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
不能必也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
已則椎魯樸鄙之徒也不可以語才書又曰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此
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已則輕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語德夫欲以任天下
之事出于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爲才德不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

夫小才涼德用之何怪乎天下事日以廢壞而不振也昔成周作洛宅于土中謂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爲王者之佐而管仲子產百里奚孫叔敖皆有聞于世孔孟蓋論之矣今特因明問略舉漢以來遭時遇主經綸世故史傳所記者謹掇拾以對張子房當秦楚之際以家世相韓爲韓報仇擇可以委身者遂從高帝漢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萬戶之封願從赤松子遊或謂子房不終事漢者爲韓也夫誅秦滅項子房之志已畢移以事漢何損于義而必去之獨其爲道恬澹薄視人世之功名而有飄然遠舉之志耳荀文若遭漢室之亂間關河冀以從曹氏奉迎鑾駕徙都于許魏之大業垂成矣文若不從九錫之議畢命壽春或謂文若之死非爲漢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其甘爲曹氏佐命何以輕于殺身獨其爲才所役度天下無可以盡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明哲之智耳蓋世之于子房也病于予之過其于文若也病于絕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硯踈

原始未必要終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成仁之義也其論當矣陳丞相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祖常出奇計以救紛糾之難迨諸呂擅王無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順旨呂氏之權由此以起然能將相合謀因間而發遂定宗廟蓋其從高祖在兵間不憚爲詐卒以此成功可謂應變合權矣夫所貴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勢不過謝疾杜門而已其後將何以有爲哉陳仲舉處桓靈之時有清世之志樹立風聲抗論悖俗爲天下正人所依歸而宦豎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仲舉與聞喜合謀誅廢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以思奮其智力而謀之不遠致太后有雲臺之遷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而邦國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稱也夫戶牖功成而不免于譎仲舉身殞而不失于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爲己任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其論卓矣殷深源識度清遠爲風流談論所宗屏居不就徵辟而時人擬之管葛以其出處卜江左興亡及其入秉國鈞乘季龍之殂歿實關河蕩平之機也而出領中軍師次山桑

曾無禦夷之策蹙國喪師華夏鼎沸豈非名之浮于實者乎謝安石高臥東山本無處世之意而諸人每恨其不出爲蒼生憂及見登用鎮以和靜禦以長算苻氏率衆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夷然無懼色指授將帥大致克捷勁寇土崩中州席卷江左奠安豈非實之能副其名者乎雖然深源之清徽雅量固自爲衆議所歸而桓温尤忌之温亦謂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斯言不誣矣或以安石比王導則誠然而以深源並王衍不無少貶也張燕公于玄宗最爲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倦倦所與祕謀密計甚衆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長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儒術開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開元文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稱其文姚元之尤長吏道決事無淹思三爲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埃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威謙憚惟獨元之佐裁決以得專任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而能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故天下稱其通雖然元之雖善應變以成天下

之務然天資權譎計出張說于相州罷魏知古爲尙書而東都壞廟之對幾于
佞矣故燕許並稱其文章真爲無媿而姚宋齊名君子不容無優劣也房瑄自
成都奉冊靈武亟見任用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參決機務諸將相莫敢望
旣而以賀蘭之譖分軍討賊師敗于咸陽唐世名儒皆稱其有王佐之材然將
兵固非所長一與賊遇遂至喪師前史稱其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
而用違所長遂陷浮虛比周之罪桑維翰事晉當草創之初藩鎮多不服維翰
勸其主推誠棄怨以撫之訓卒繕兵務農通商以安中國羽檄從橫從容指畫
神色自若當時齊王捨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狂策遂被俘虜抑維翰屈意事
虜所謂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飛蓋其勢不得不然耳又嘗讀唐史稱瑄之廢朝
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其喪師亦以監軍
之促戰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復振人比之王衍陸機謬矣桑維翰兩秉
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于外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使居平世都
將相其勲業豈小哉嗚呼士之不幸遭逢阨會身名俱殞者則房桑二子是也

宋自仁宗之世天下號稱治平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范富歐魏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而與范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富鄭公爲相守典故行故事傳以公議無心于其間而百官稱職天下無事史臣稱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又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比當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與文潞公皆享高壽于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蓋相當矣嗚呼士之幸而遭際太平福德俱全者則韓富二公是也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執事所問及者言之若賈生之通達蔡邕之文學張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節黃憲之雅度鄧禹之功勳有不可一二數者孔子嘗在衛則衛多君子光武起南陽則南陽多功臣至如程氏兩夫子傳千載不傳之道統而許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學有開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內之產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因程

氏以求觀聖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謹對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二下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三

制誥 奏疏 策問

先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賜諡文毅誥文

初諡文隱

制曰朕於國家之事凡臣下有所建白苟有可采咸賜施行實以付之公議而不私焉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孕靈湘漢際會風雲擢掄魁於鴻漸之辰獲利見於龍飛之歲遂官翰苑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往殿南都以長六卿尋被召還置之丞弼忠誠直亮庶幾有爲而弗永其年然隆恩厚卹君臣之義可謂有終始矣間於媚嫉之臣易名未當頃有言者朕下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尙理要制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以朝廷服其節慨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諡爾文毅蓋公議久而後定非樂於有所改亦必歸於是而後已也爾其不昧尙克享此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贈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郤氏

文

維爾性含淳質家承素風有子爲文學之臣進位膺秩宗之命贈封薦被伉儷偕榮考其積參之原實由善德之致再稽令式憫卹宜厚於厥終爰軫疏聞寵數特申於併錫賁茲新竊祭以共牢尙其冥靈歆此嘉饗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塗澤民文

惟爾蚤占科名歷躋通顯屢經任使積效賢勞自頃粵寇稽誅蔓延三省生民受毒徵發連年爲我中國之憂貽朕南顧之慮爾當閫寄畏此簡書協謀進兵共成犄角鯨鯢就殄嶺海漸清方茲念功遽聞奄逝豈以山川之險遂犯霧露之危朕用惻然遣官諭祭靈其如在尙克歆承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惟爾初由俊造薦服仕官遺惠愛于桐鄉肅紀法于柏府超陞太僕尋陟中丞屬獫狁之匪茹迺朔方之攸寄斬首捕鹵捷音屢聞繕塞保城勞績可紀方申

移聞之命亟上養痾之章未究厥施奄罹大疾疆場多故朕用拊髀人才實難
予所哀念特遣諭祭以慰幽魂爾若有知其克歆此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惟爾世族名家接武科第清塗華轍薦歷寺臺昔從內庭曾董紫宮之役晚撫
全浙永寧滄海之波顯有譽聞方深委寄蘭橈桂棟最勞績于考工鶴列魚書
上鹵獲于幕府恩馳嗣子位正陪卿在告養痾奄忽長逝用錫祭葬以厚厥終
靈其有知尙克歆服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制曰我祖宗誕膺天命統御萬方睠惟東藩恪修方貢奕世休饗恩賚有加朕
嗣守丕基率遵先典迺國君繼祚旣遣使以疏封肆婦爵從夫復並隆其命數
爾朝鮮國王李暉妻朴氏出自元宗夙閑方訓爰膺妙選作配名邦方嗣位免
喪之時協令居燕譽之吉適覽來表良副佇懷特封爾爲朝鮮國王妃於戲宜
爾室家繫一國之風化共承祭祀衍百代之雲仍無隳令儀以迓多福欽哉

進香疏

某官某等謹奏爲大喪禮事仰惟大行皇帝宮車遠馭奄棄萬方四海之內含氣之屬靡不哀慕況如臣等荷恩深重其於悲戀尤倍恆情謹備降香一炷具本專差某官齋進謹以奏聞

奉慰疏

奏爲奉慰事某年月日接到大行皇帝遺詔以某年月日龍馭上賓普天同慕攀號靡及仰惟皇帝陛下聖孝天性方當諒闇之時哀慕至切臣等不勝悲愴無以爲情伏念大行皇帝受天明命繼紹丕圖覆露羣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近古罕比又以聖人爲之子顧命之日爲天下得人朝不改署市不易肆海內晏然大行皇帝在天之靈殆無遺憾矣天下神器帝王大統陛下膺茲付托之重伏乞仰遵遺詔節哀忍性愛精育神以繫華夏蠻貊之望爲天地神人之主綿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曆所以答揚光訓永世克孝實在於此臣等瞻戀闕廷不勝大願

乞改調疏

爲乞恩改調以圖報効事臣於嘉靖四十四年會試中式蒙先皇帝收錄賜臣同進士出身除授浙江湖州府長興縣知縣自以平生受國家養育之恩亦欲少竭涓埃以圖報稱於萬一念百里之寄實非容易臣謹守教條悉意撫循妄謂今天下生民元氣耗矣宜專務休養之不當厲蠶銳事刻覈以取目前之快也然沈古而不通於時務信心而不達乎人情功効蔑聞罪過山積幸荷聖明不加罪譴曲賜保全於隆慶二年六月十八日陞臣順德府通判終以駑蹇不任驅策黽勉在官虛糜廩祿審己量力甘自退廢又自念髫鬣厲志白首不衰方國家收錄人才之日臣不忍自棄於造化生成之外茲因入賀萬壽聖節得望闕廷君父在上臣子敢不控訴愚悃伏望勅下吏部改臣國子監一官俾臣以五經訓誨學者匡鼎雖貧讀書不廢於宦學桓榮已老專門自許於師傅付臣之力足以任之俾於未死之年少盡平生之志亦以見聖世之無棄才也臣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乞致仕疏

奏爲乞恩致仕事臣於嘉靖四十五年蒙恩賜同進士出身除授某官隆慶二年四月內朝覲回任今蒙陞授某官於某月日領到吏部文憑一道卽離任至原籍某府某縣不意痰火忽作延醫調治未痊見今病勢侵尋不能前邁伏乞聖恩容臣休致念臣髫鬣勵志白首不衰僅獲第於九科叨食祿者二載涓埃未竭覆載難酬及其未死之年敢忘圖報之志成漢二史作唐一經或能發揮盛德傳示來世

問兩浙天下重藩涵濡至治生民樂業蓋二百年於茲矣獨以承平日久吏治凋弛釁孽或萌殆不能不爲民病焉以田賦言之豪右之兼併里甲之攤稅其間欺隱飛詭姦宄四出今欲求經界之正文量之法果當舉歟以差役言之官司之征派應辦之類仍其間夤緣規避弊累百端今欲行均平之政雇募之法果當因歟自倭夷入寇民間徵調日廣邇者雖稱裁減猶未銷兵以蠲外加之賦茲欲議兵食之省而練土著之民可乎自礦徒爲梗州郡繹騷尤甚邇者稍

已怙息旋復糾衆尙隱內訌之憂茲欲杜攘奪之源而嚴封山之令可乎夫丈量似矣而增稅猶恐概及下田不知何以合夫遂人辨野之規雇募似矣而輸直猶恐累及貧戶不知何以得於司徒保息之道士兵似矣變或不測事當豫防既濟衣衾之戒其可思乎築塞似矣利之所在人不畏死卅人厲禁之守其可復乎此四者均爲民病誠宜蚤慮而亟圖之也善救者譬如良醫之療病病已去而人不知否則投之或誤未免重困所以救之者非也是知變革之道必斟酌劑量識化裁之宜而後可以與此士於窮居天下之務當無不究心者矧是爲鄉土之患諸士子必能悉其利弊毋徒諉之不知也

問我太祖高皇帝自始初建國庶事草創卽命世子以師事宋濂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等侍太子讀書禁中其後大本堂之建制度文物盛矣而對詹同等議東宮官欲用勳德老成之士于時羣臣當其選者可得而言歟至於皇太子侍圓邱侍文華殿侍文樓無時而不致其訓戒太祖之留意國本如此列聖御極其所以設教置屬果能盡得聖祖之意否聖天子慈愛隆至近日廷臣出閣

之請尙以皇太子年齡未許夫明堂保傅之篇莫不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所謂少成若天性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卽舉出閣之儀而今之東宮官屬與講讀儀注果足以爲盡諭教之法歟昔賈生少年常爲文帝陳之此亦爾諸生今日之所當知者言之毋讓

問國家有非常之災天之所以警戒人主使修德以保大業而受多福也今天子承統繼祚寬仁恭儉天下延頸以望至治邇來災異頻仍豈上天垂象示所以仁愛之至者歟今歲洪水泛濫瀾漫數千里而大江以南海水震蕩沿海居民漂溺者以百萬計於洪範五行推其事類以爲貌之不肅故曰貌傷則致秋陰而常雨然至於江河橫流海水飛溢其變不止常雨之應而已漢世如董仲舒郎顛之徒皆能推陰陽以納說時君學者或以爲流於術數假經托義非吾儒之正道然前世因天變下詔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今天下之事可言以告吾君者多矣諸士子抱憂世之志其各以意對

問昔者孔子與其門人論學其後七十子之徒以此友教諸侯而漢興六藝皆

有各家以師法相授受更千百年而學者不廢也至宋周子出而河南二程子從之受業同時有張子與二程並稱以爲上接孔氏不傳之緒至朱子又獨得程氏之正傳則漢以來諸儒學者固置之不足道也然如程門高第弟子謝楊呂游之徒皆親有得於其師者而朱子往往病其悖於師說至其同時如陸子靜其所造已極於高明而鵝湖論辨終不能有合今之論學者所以倍譎不相入爲此也夫道一而已矣千古之人心不異也何獨爲聖人之學者直有此紛紛也願聞諸儒之失與朱子之所以獨得者

問北狄爲中國患吾所以備禦之者常屈於力之不足二百年強盛之中國卒未有以得其勝算能幸其不來而已然此乃上古之所不臣者猶可言也若閩廣在吾疆域之中其聲名文物與齊魯不異非秦漢之時比也而數年以來叛命者踵起雖告捷屢至而出沒如故非復如先朝斷藤峽入寨之類可以旋就撲滅今幾爲吾腹心之疾矣議者謂不患於無兵而患於無財不患於無財而患於無將又謂慎選牧守則能招諭解散雖不必選將可也其果然歟宋儂智

高反嶺南得狄武襄而後平定漢李固薦祝良張喬爲刺史太守則不發兵而交趾九真自寧前代得人之效如此今廟朝疇咨廷臣論薦自以爲極當世之選而智勇之將循良之吏毋乃猶伏而不出歟抑得人如先朝之韓襄毅王新建者於今日果可必其成功否乎其有以告我

問揚子雲太玄惟弟子侯芭能知之雖劉子駿班孟堅蓋莫能測也然桓譚以爲勝老子張衡以擬五經至范望之徒皆以揚子雲爲聖人抑豈無見而云然耶則吳楚僭王之譏吾未知其果然否也至司馬溫公又謂玄之書要以贊易非別爲書以與易抗衡也然則今之學者皆知讀易而不能信玄則其所謂學易者亦毋乃無所得耶夫侯芭者諸士子之鄉人也故以太玄與諸士子論之問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宇創業之初經綸萬務若不遑給而紛紛著作上追典謨以遺聖子神孫者龍圖延英之所度不啻富矣姑舉一二爲諸士子言之嘗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無以昭神明命禮官及儒臣編存心錄又將饗太廟致齋武英殿命東閣大學士吳沉等輯精誠錄曰存心曰精誠

聖祖所以嚴事上帝神明者至矣其大旨與其條目可舉而言歟夫以我太祖之於祭祀如此其於深宮之居褻近之御肯少肆耶蓋卽其對越神明之心也自古帝王著作多矣以儒者之學接堯舜禹湯文武之統此所以亙千古而莫及也二書實今日經筵勸講之所宜先者諸士子莊誦久矣宜敬陳之

問邇者洪水爲沴四方奏報日聞詔命所在賑貸德意至厚也夫先王九年之積今日不可冀矣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亦有可酌而行之歟管子書云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聖人居至高之位乃能軫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則當時之民其必不至於死也呂成公有言天下古今不同古人可行之法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耳試舉前代之救荒宜於今者有幾其若堯湯之世能念人之無糧賣子者否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有若告以盍徹乎夫饑而用不足而告之以徹尤今世之所謂迂者也然散利薄征實荒政之首務徒散利而不薄征又不若不散之愈矣今議賑貸未嘗不行而曰免民田租則動

以國計爲言然則必使百姓受其實惠以不負我聖天子哀愍元元之意如何而可

問程子答張子定性之書以爲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其論至矣然易傳解良之辭謂止於所不見而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則猶若張子之恐其累於外也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程子以爲才思卽是已發不知戒慎恐懼亦已涉於思否呂氏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楊氏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皆若有悖於程子之言至於李愿中學於羅仲素而知天下之大本有在於是者是卽得之楊氏者也則呂楊之說亦未易可訾矣抑程子所謂內外兩忘與外順虛緣出怒不怒之言何以辨良卦之傳與息緣反照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者何以殊才思卽已發與可使如槁木死灰者何以異夫學者於佛老皆知闢之矣至吾儒心性之學常不免與之相涉者凡此皆諸君平日所當體驗而析之於毫釐者願聞其說

問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古之伊管未能遠過又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

呂無以加孝文一代之賢主其始未嘗不深知誼而卒爲東陽絳灌之徒所排棄誼長沙武帝始三策仲舒乃以爲江都相後亦見嫉於公孫弘再相膠東竟廢於家昔人稱賢才之用舍繫國家之治亂誼雖不用無損於文帝之治武帝以汲長孺之廷爭而上所傾向乃在於弘湯使仲舒列於九卿其亦何所救乎卽二子得君如伊呂其果可以追三代之治乎抑班固言誼之所陳孝文略見施行仲舒居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及武帝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才孝廉皆仲舒發之則二子於當時蓋未爲不遇也而誼乃至自傷比於屈子之沉沙而後世尤以仲舒不用爲武帝惜何也

問孔子贊易自庖羲氏刪書自帝堯此以前未之及也雖好奇如司馬子長亦斷自黃帝以爲史記然圖緯所載世猶傳之泰皇九皇之稱或亦見於史記管子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春秋緯有十紀之名其亦可信歟或謂古有渾沌氏蓋天地之始生如屈子天問淮南子所稱多儻俛然皆無有及於此者至如稀韋冉相容成之號又何所徵歟孔子稱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論十三卦制器

尙象之始則上古有天地其漸有帝王固理之必然者而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當孔子時前古之書猶有存者何孔子皆棄而不錄歟宋司馬溫公爲資治通鑑而道原劉氏與溫公深相契合然通鑑不敢續獲麟劉氏作外紀乃始於盤古氏何也以諸君於書院中方讀外紀試相與論之

問周官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以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周公之所以經紀天下者詳矣國初斟酌前代之制定爲里甲實本於此今天下編戶不具黃籍無稽流冗與土著雜處見丁著役牌面沿門輪遞之法比郡罕有行之所以姦宄竊發四夷交侵夫豈不由於此也夫周官自鄉大夫至於閭胥無非教民以孝弟睦婣敬敏任卹漢置三老猶有此意我太祖高皇帝手諭教民榜文固在今欲遵行令鄉老教民決訟議者以爲不可行何也夫不遵奉典憲而徒取壹切以務聲名豈國家所以任屬長吏之意茲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何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問周官宗以族得民昔之聖人其治天下而篤于敦本故其民維繫而不可解夫氏族之始宗法之立其可詳歟宗法廢而譜牒重歷代爲譜學者可數歟魏起北方胡爲而獨重高門唐尙文雅胡爲而更崇氏族袁誼柳玘豈非世家之賢者乎今譜牒亡矣宗法豈可得而復乎與諸士子論道而及此毋以爲迂也問兵之所圖畫者地形也古有九塞猶在中國之間若夫北紀與夷狄爲界夷夏之大防莫嚴於此矣秦漢取河南地因河爲固議者不以爲上策何歟魏晉之世戎狄雜處江統郭欽嘗論之矣以魏武之英略不知慮此何耶魏之六鎮唐之三受降城源懷之所論張仁愿之所營果周秦之故塞歟石晉以十六州賂契丹中國失勢以宋太祖太宗之烈不能爭尺寸終宋之世武功不競卒貽青城之禍抑其故何也我國家驅逐胡元中國之勢尊矣然朔方故郡統萬舊城夷得以居之在廷碩畫之臣時有論建而未能復也諸士子籌之於今日必有勝算

以下六首
武科策問

問兵衆之所聚必有行列司馬法軍旅什伍之數具矣管夷吾作內政所以輕

於變古者何也世言陣法蓋本黃帝握奇而公孫弘范蠡樂毅之說果得其意歟諸葛孔明演之爲八陣圖後世惟晉馬隆隋韓擒虎甚明其說李靖傳之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李筌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而裴緒新令有九陣圖其說可得而詳歟孫子曰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兵之至妙非陣莫能也而筌又以爲兵者如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筌雖爲圖而其說乃又出於圖之外固知兵者之所不可不究也願有聞焉

問古語云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人主求天下之士而尤難於得將才而兵法言論將之道有所謂五才十過八徵其求之可謂詳矣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又曰將之所慎者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其責之可謂全矣然昔君臣之相遇風雲感會定分於俄頃如湯之聘伊尹於莘野文王之載尚父於渭濱其果詳而求之歟齊桓登管仲於車中秦穆用百里奚於牛口其果備而責之歟古之人相遇如此之盛也今天下嘗病將才之難然恐

有之而不能得也孔明不遇先主終老於南陽而已桓溫顧王猛而別求所謂三秦豪傑者豈豪傑之伏而不出其坐此歟抑雖終日與之居而莫識其人也請質之諸士子以觀其所以自待者

問自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鬪智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法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敘兵略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粗也願聞其旨

問兵者天下之至變其安危存亡常在反掌之間繫計之得失明矣請以前史

論之成安君之禦漢師也果用李左車之言則淮陰將遂困井陘乎吳王濞之
向關中也果行田祿伯桓將軍之計則條侯遂委關東乎董卓專漢命梁衍獻
規於皇甫羲真若從之其能就格天之業否也夏侯懋鎮長安魏延進計於諸
葛孔明若用之其能成搗魏之勳否也淝水之捷苻秦奔潰謝安石何以不知
乘之渭橋之勝關中幾復宋武帝何以不知取之澶淵之幸議者謂寇忠愍拘
小信而不亟徼虜否則能使隻輪不返歟朱仙之捷議者謂岳武穆守小忠而
不能矯詔否則能使中原廓清歟諸士子來應武科一劍之任主司者不以此
相期也當必有獨明將帥之大略者姑舉一二以相試焉

問古今言兵者莫過孫子其書於兵之情變無所不盡後之用兵者猶至方不
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嘗試舉其類如司馬懿不取小利而斬文懿此能而
示之不能也班超詭言散衆而降龜茲此用而示之不用也韓信陳船欲渡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遠而示之近也岑彭西擊山都而潛兵渡沔以敗張
楊近而示之遠也耿弇攻西安而拔臨淄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也鄧艾據洮

城而困姜維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也徐晃飛矢而下韓範拔人之城而非攻也陶侃函紙而擒溫邵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若此之類豈習其法而一一規合之歟抑其書足以待無窮之變而自不能出其範圍也夫果人之巧妙自與之合則孫子之書亦可無用歟驃騎將軍言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其然乎試爲我言之

問孔子之在當時人皆知其爲聖魯三桓蓋僭竊之尤者而孟僖子臨歿使其子師事孔子季桓子病輦而視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得罪孔子故不興也嘗讀其言而悲之然晏嬰子西號爲春秋賢大夫當是時齊楚之君欲裂地以封孔子而子西沮之不遺餘力何也子西猶知以孔子爲聖人特自安于僭陋耳若晏子肆爲詆譏何其無忌憚也其後司馬氏父子稱良史猶祖述其餘論以爲儒者不可用至于後世往往陽尊孔子而實陰用老聃申韓之術以治天下晏子之論何其流禍之遠也蓋千載人心學術之辨在于此願與諸子論之

問昔稱吳興山水清遠士大夫皆慕遊其地其民風土俗之淳載于圖志者可考矣今時若與古異者將世變之不可挽歟抑治之教之者不至也漢內史之辦租賦渤海之化盜賊京兆之治告訐此其彰彰著聞者豈今時獨不可能歟其方略化道見于班史可得而聞歟夫爲吏者固不敢鄙夷其民也將求所以移風易俗之方向道而可諸士子爲我言之

以下三首
長興試士

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定金陵姑蘇實爲強敵自得江陰長興而蹙吳之勢成矣耿元帥實建取邑之功遂留鎮其地血戰者十年使上無東顧之憂卒殲巨寇以集大勳其經略備禦之策可得言歟洪武十七年上親定功臣次第功高望重者八人長興侯次居第六及功臣廟六王之下又有十五人而長興侯不與何也己卯真定之援其死生大節世亦莫得而詳焉諸士子爲其邑人宜知其故其爲我言之

問先儒有言士之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有志于功名者有志于富貴者今天下之人大抵出于科目夫志于富貴者不足言矣先朝講明道學如吳康齋輔

相三朝如楊文貞諸公多不盡出于科目今之所謂道德功業非科目無稱焉是果足以盡羅天下之才耶然如二公者求之科目蓋少也夫科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天下之才果何所在豈士之不得于此遂不能立德而著功名也亦有謂科目敗壞天下人才其果然歟諸士子皆邑之俊彥今茲來試其所以自待者于士之三品何居願聞其志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三

此本乃古...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四

志

馬政志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爲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夫至于皂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駑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豐廄始牧夏厩馬冬獻馬射則充楛質茨牆則翦鬪疾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質馬之量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駢攻駒散馬耳焚牧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春別羣則繫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

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邱甸之馬蓋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卽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爲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垆牧之盛衛文公騶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駼是中騶驪是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駢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孝武恃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虜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往其後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

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
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絕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
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先是天子發書
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
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
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
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
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
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馬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駿令
和帝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駮驥廐馬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
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耗故爲假馬母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
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軫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駮諸監
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

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邳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巂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尙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駮五曰馱隄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羣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

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子以突厥款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東朔方隴右旣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

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廐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卽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川監大氏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驎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咸平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驎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監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閑廐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匹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

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至于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牴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夷狄也秦之先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犬邱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騶牝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

伯禽之業亦云駟駟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卽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卽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竊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羣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涿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

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閒土卽募耕佃五年羣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旣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

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真宗用羣牧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爲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爲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爲大名監洛州爲廣平監衛州爲淇水監鄭州爲原武監同州爲沙苑監相州爲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初內有騏驎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河南北爲監者十四皆掌於羣牧司乾興天聖間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鎮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至于仁宗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爲相銳然有志于天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今馬政不修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羣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

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羣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羣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迺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

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二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瘠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檄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緡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爲保馬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

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邱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補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

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尙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

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

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尙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孳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

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旣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爲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旣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旣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敘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旣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

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尙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閒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

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選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旣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

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之曰馬社軍與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黨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疊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大氏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

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陲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二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邱非子曰柏翳其後世亦爲朕息馬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胡兒項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況置之磽陁無所毆畜或禾稼稻杭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

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此馬之真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刺亦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捫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羣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羣四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 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邊草場收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荆

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
孳畜其荒閑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
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場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
而練習防夷狄有占爲己草場山場者諭之 上又以朵甘烏思藏長河西一
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
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
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入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
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
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
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夷狄之道當賤其
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權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
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
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爲符以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

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 成祖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緊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虜爲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矣 太祖旣驅元主還幕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王往往輕出塞 上在兵

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蓋胡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步卒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禦戎上策也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爲馬其於繇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從太史問 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略知其本始作馬政志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其屬有六廐及龍馬閑駒橐泉駒駮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廐而漢故時六廐省爲一廐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

以羽林郎監領丞初初越雋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惟郊祀權置太僕執轡事已卽罷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爲夏卿太僕漢爲中二千石梁列爲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氏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驛驛署入殿內省尙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述其略其詳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尙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典定於開元中其書訪周官敘太僕之職爲詳別有尙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廐天廐坊騏驎院後置羣牧司廐牧之政皆出於羣牧而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羣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尙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

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尙牧監尙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事唐因隋尙乘局內廐別設官本朝太僕寺統羣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廐自有御馬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遼東山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盛安定廣寧苑靈武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北狄苑馬之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制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也房爲龍馬又周禮夏禁原蠶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

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牢皆於大澤具
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
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
驥溫驪騂騶駮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
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
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邱豈以柏翳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
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
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
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
兼奉車與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洪武六年 太祖幸滁學士宋濂從太僕
寺卿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在通州故建祠如滁其神曰
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 天子遣太僕少卿
主其祭而天下凡養馬處處皆有祠遂爲通祠弘治十年學士王鏊爲建廟記

其文曰國家大祀郊祭外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戎戎政之大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所不及則馬神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爲天駟辰爲馬詩云旣伯旣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社冬馬步皇明建都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爲地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千里世傳 太宗靖難與南軍戰於此若有相焉者因詔作馬神廟於其地在今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旁爲御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事其辭曰 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陞辭返必廷復其嚴如是歷歲滋久梁桷圯墜藩級蹙圯沮洳穢翳人畜不禁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心虔跡褻相顧惋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臣禮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役於通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年之三月十年二月告成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廬庖福完舊增新周垣外繚重門中開啓閑以時過者祇肅是役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鉞成之者今太僕卿臣琮而少卿臣質臣珩臣纓實相之寺丞臣珪縣丞臣

鐸實敦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實欣其費於是翰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民蓋兩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之於民則爲擾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 聖人在位百度具舉而尤垂意馬政琮等旣協力以崇神祠則在人者其將次第而脩復乎銘曰旒旒國馬于甸之野渙焉如雲駢焉如雨有廟言言在潞之陽始誰作之自我 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雲漢造父王良有崇有圮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維致喜昔在衛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才興亦以惰毀琢石鑿詞爰告無止 世宗虔事上玄嘉靖中四時遣祭皆以卿行 今上自如常祀馬神祠在通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亦有馬神祠寺官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無祭禮祭則於通州壩上壩上諸房養馬御馬監掌之以捫乳天子之玉食資焉

余旣述祠祀如前後問知 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年築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

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馬步神之災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廐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永樂十三年行太僕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 上命翰林院考古今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於是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制准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司馬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蓋始議至滁陽而復改尙未有攷也天順五年 天子復於壩上馬房命別自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聖節遣內侍主其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馬政蠲貸

昔先王之制法一稟於律其意蓋使人毫釐不可犯而法之所不能行亦時有縱舍故君子以赦過宥罪如天地之解使法一定而不易則人將無所措手足其勢必至於法不勝法不勝而法窮故聖人通之以赦至於取民亦然今日使民有常供之賦而必其一無所逋亦無有也亦姑以爲之法而其終求於天下常有不盡之意使人無已往之顧則累輕而可勉爲後圖此王者之道也國家責財賦於東南 先皇帝在位十年間時有赦百姓安生樂業而積逋亦少自後迄三十餘年不赦而積逋反多使積逋多而不赦雖戶誅之不能盡也天子新卽位詔書蠲逋已責天下鼓舞若更生而奉行者猶加誅求鈎校愈密生民不能無缺望而積逋終不能以有得是何不爲之名以予民乎 祖宗令民戶養馬其初爲法至嚴也豈不欲其馬之善而度不能以盡如其法每下詔書必加蠲貸豈非勢之不得不然然亦有以見 天子仁愛之意終不以馬而病民余故爲採歷年蠲令悉著之

太僕寺掌馬政而庫藏特爲寺之大務故有易銀變馬草場餘地之租凡賄之入皆以馬也馬不足則令市之民常以地之宜與年之豐凶而權之而貨賄之出入上其計於司馬如勞軍繕城府營之製造咸取給於寺而大司農乏亦時時假諸寺若御馬監邊屯馬不足來告寺輒予之或予馬或予賄賄與馬一也故寺之積特饒焉而其出亦倍夫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廐則內馬無限節故余於秦漢官制每有感焉漢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太僕寺顓顓爲國馬其入又非大農比若爲他給及貸用非挈餅之守矣繫於軍國之大計故特書焉

余攷 祖宗時不置司庫蓋時寺顓主馬而積金少也弘治初始置官吏豈非金溢於前耶金日羨而馬日贏矣議者又言徵金便如是不已幾無馬矣夫謂積金以市百萬之騎可立至則內藏之金猶外廐之馬也是不然往者嘗捐金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邪起播諷之賤以才技承恩寵至于大政非女后之美然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嚴明不出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祖母子無私毫間隙又詔羣臣講讀設幃西廡擲程林之圖於地聽夷簡之言而悟有足稱者夫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母子之際幾不能釋哉

郭皇后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閹呂得肆其奸瑤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啓之耶楊尙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

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饌而已

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閨闈而偏徇暗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豐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明不惑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羣臣於下弗克有濟宣仁徒以一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黃袍銜天憲太后出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吾知其不終也

欽聖向皇后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風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來女后之賢少聞自高曹向孟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閨闈夫月則明矣其如日之晦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宣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

方張邦昌苗傅逆亂之會后孑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而授之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疾生智慧者與旣而垂衣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縊鈎牽衣者竟何如哉

章太后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章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而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予觀喬韋慟哭沙漠中每掩卷爲之流涕以爲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宮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視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也蓋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妬而不薄於仁祖不間於

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己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尚寵而閹呂乘其閒劉婕妤進而郝蔡逞其兇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咀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為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尚滯河陽而禹錫普邸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耳德昭寬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邸之獄絲蔡王尚幼而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己竟立之愷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已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始釋舊事廣衆謀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怠

論曰不怠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裒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真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爲天下所崇憚彼其廣穎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尙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袒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疎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沿習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于柴禹錫耳至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盥饋之禮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行也予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玉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爲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於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助焉王溥解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不及魏仁浦以黃縑之激起爲小吏而能口說手疏算無遺策其才技皆見于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自媚于禪代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江湖之人習風濤而不惴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搖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爲不可除之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太祖神武蓋世素爲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已俛首帖耳而爲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己因而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失所措所謂智勇遇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蓋誠心出于自然也全斌黷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爲戮江左未平而姑爲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足憫也孟軻之惡言利有

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忠厚之基號爲元臣列于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爲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跪拾補綴之風吾知其不能行于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其組織疎謬尤爲可笑多遜挾邪之迹不甚可見而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內爲先施于政則以愛民爲本予觀其獻

策天子以手搏飯真磊落不拘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略於簡細固亦宜然然
異夫齷齪保位者矣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六

紀行

己未會試雜記

臘月二十四日風日暄和行丹陽道中余垂老有此遠役意中忽忽不樂欲慕古人之高致而不可得有欲言者而口不能道忽思馬季長客涼州關西饑亂因嘆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于天下也今以世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非老莊所謂也遂往應鄧隲之命嗟夫此予今日之意也因諷其言感慨者久之

常熟瞿諭德景淳爲博士弟子時予常識之白下及登第兩爲禮闈同考在內簾對諸學士未嘗不極口推獎一日過訪道及平生以予不第諸公嘗以爲恨爲吾江南未了之事因言爲考官亦有難者蓋內中有一榜外間亦有一榜必內榜與外榜合始無悔恨方在內時惓惓未嘗不在公也又爲予同年義興楊準道予少時之夢予少夢吳文定公授以文字一卷予歲貢鄉舉皆與之同故

瞿每對人言之實以文定公見待云

諸考官命下之日相約必欲得予及在內簾共往白兩主考官熟嚴學士訥因言天下久屈此人雖文字不入格亦須置之第一人必無異議金壇曹編修大章尤踴躍至與諸內翰決賭以爲摸索可得然盡閱落卷中無有也揭曉後曹使人來具道如此而人有後來言予卷爲鄉人所忌不送謄錄所蓋外簾同官言之然此乃命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予自石佛間與鉛山費楸文步行至濟州城外遇泉州舉子數人共憩市肆中數人者問知予姓名皆悚然環揖言吾等少誦公文以爲異世人不意今日得見往往相目私語比在京吾鄉有託泉州舉子之語以相詆不知予已在濟州先識之設果有言亦不當傳道之而乃假託其語其謬如此所謂外簾官者亦對人毀予予時方出國門亟書數語寄其同官徐學謨蓋一時有不能平亦予之福也

己未禮闈易題節六四爻象予講安字之意大略云使聖人之制禮不出乎其

心而欲驅率天下以從我則必齟齬而不合天下之由禮不出乎其心而欲勉強以從聖人則必勞苦而不堪齟齬不合勞苦不堪秦漢間語眉山蘇氏文多有之今某人摘此八字極加醜詆以數萬言中用此八字爲罪詬亦太苛矣前浙省元姜良翰久不第高時爲給事中每論其文切齒姜後亦登第予老矣能望姜君乎惜乎某之以高時自處也嘉定金喬送予出國門偶道此喬自徐祠部所來祠部與予舊相知因書寄之然勿與他人道也先是丁未予試卷中庸天地位萬物育講語用山川鬼神莫不乂安鳥獸魚鱉莫不咸若房考大劄批一粗字有輕薄子每誦以爲嬉笑事亦類此蓋今舉子剽竊坊間熟爛之語而五經二十一史不知爲何物矣豈非屈子所謂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歟今次將北上夢多奇者當別記之二月得兒子家書言夢予獲雉易題乃離卦乃化成天下而里人夢見龍起宅中發屋拔木時易題果出離卦頗以爲異對坐中言之傳至瞿侍讀亦爲子喜

又張憲臣夢余在殿陛間走度一木跨其肩上謂予名必在張前榜出張中禮

卷第二而予不得有不盡驗者家人任慎少隨余每夢輒應今歲隨在京數有奇夢類非其能自爲者然亦不驗獨余二十六夜夢報中會元謂今年二十九揭曉何得先三日有報其人云預報會元耳夢中因念甲午歲有人來報鄉舉第二此預報之證也頗自疑之

又夢在大內嚴學士送予下階予辭以公爲吾座主不宜降屈乃與瞿侍讀相攜而出初得此夢以嚴爲座主必中而又不驗豈瞿後主考乃得舉也然予無望此矣又二十七日夢一卷書乃爲狗所吞人言書爲狗吞乃狗兒年非羊兒年也

李元禮郭有道生此世必在塵埃中無人知貴之者杜子美詩云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子美此意曖然甚可愛也人無此安得謂之能親賢吾苟且與之豈不自賤荀子度己以繩接人則用繼莊周達之入于無疵其亦枉其性矣孔子七十子服之謂之聖人則無一人之服之者可以爲賢乎孔子則自言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孔子之言乃所謂知性

命之理者也

予每北上常儵然獨往來一與人同未免屈意以徇之殊非其性杜子美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子美真可語也昨自瓜州渡江四顧無人獨覽江山之勝殊爲快適過潯墅風雨蕭颯如高秋西山屏列遠近掩映憑闌眺望亦是奇遊山不必陟乃佳也

四月初五日夜泊潯墅夢魏孺人別居一所予往見之孺人亦來就余所尋復去相見時甚歡以爲世間未有之事約與相迎爲夫婦如故孺人意亦允諧方躊躇間岸上鼓鞳鞳夢覺矣自孺人歿幾及三紀未嘗夢俗以爲淚着殮時衣不夢也今始一夢慘然甚感王孺人亦無夢壬子冬北上雪夜宿句曲道中夢孺人來二君德容常在吾目中今自數千里還去家益近愴然有隔世之悲

初六日發潯墅自丹陽無一日不遇風是日冒風雨僅至婁門宿跨塘橋下中夜風雨勢益惡予惺然不寐念此行得失有命略無芥蒂于心獨以三四十里至此又阻風雨不得亟見老親思昔丙辰南還見吾祖云不第不足言汝還慰

吾懷矣今吾祖長逝還更不可見更不復聞此語悲痛胡可言也明日過沙河風雨微止將到家矣命童子索筆硯聯事記之人之毀譽不足爲之有餘不足顧獨以廟堂諸公譽之愛之者無所用其力而鄉里知識毀之嫉之者必中其計信乎予之窮也夢兆本不足道具存一時之事故并書焉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書時過陸市

壬戌紀行

廿四日行夜泊平樂明日午至閩門廿七日行二子還夜至新安明日晨至無錫是日至白家橋雨晚穿城宿毗陵驛下廿九日夜泊丹陽三十日午過丹徒得葉子寅江船與周孺亨待潮因三人步觀留侯廟遊海會寺還飲舟中夜潮來奪港以出是夕宿于江中元旦登焦山微風渡江得小船卽行夜至江都明日與孺亨聯舟行宿孟城初三日寶應湖大風夜至平河橋宿去淮四十里明日雨宿裏河明日入淮船船尤小夜臥長淮風浪之聲達旦初六日至桃源夜兩初七日雪西北風急僅至崔鎮明日過宿遷夜二鼓至直河時獨與孺亨兩

舟行岸上有騎者拔弓矢叱挽人令之下皆踉蹌入舟尋見有人聚立頗疑其盜然竟無他初九日至新安自是始有閩廣人同行初十日午過呂梁夜宿未至彭城二十里十一日已過洪舟幾落洪去力挽以出彭城大雪舟停一日十二日自寶應來陰寒雨雪間作是日始見日尤寒刺舟者鬚眉皆冰黃河凌下船刺刺有聲至境山宿明日船犯凌舟幾覆觀溜口黃河自西來從此出故河冰推排而下常年經此溝中有水汨汨流故云溜今成大河也夜至沽頭明日孺亨小恙便欲還強之入閘夜與四明王熾飲上海曹子見舟中止八里灣南月明霧四塞霜下如雪岸柳皆凝白十五日待冰亭午始過牕以連日寒冰雪乍凝非復壯冰特船人畏怯時止夜將及南陽又止復行近棗林又止聞岸上雞鳴矣十六日止仲家淺十七日過濟寧夜止南旺第一牕與王曹二君飲十八日午至南旺汶水流出冰雪壅河同行船更相挽破冰而前近遠老口月出九船順風張帆檣皆挂燈如列星迤邐行柳樹間明日早飯後逼張秋飲王君舟中還待月聊城二鼓行二十日未午至清涼舟聚者三四百明日午始入漳

河天微雨止宿渡口月出復行至曉過武城日昃風止鄭家口月出行廿三日
過故城至老君堂廿四日止新口廿五日大風未至滄州廿六日過興濟行五
六里以冰阻先後來者皆聚幾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矣始見同縣諸友夜
飲子敬舟中廿九日早過靜海宿獨流初一日大風止大王莊飲起仁舟中至
劉指揮莊雇肩輿小車莊人皆來叩頭與曹子見小飲登舟初二日移舟楊柳
青陸行至韓家樹渡滹沱河風極冽厲有河冰待久之乃渡道會泉南諸友飯
桃花口宿楊村明日行至華黎莊步觀神廟前石刻云開泰六年建塔舍利
于婁河西咸維四年七月十四日雷火塔燬壽昌二年五月中常有光怪現握
得舍利百餘顆乾統五年建木塔列題諸僧名後書榮祿大夫監察御史武騎
尉張軫下有磚承之迴書佛號後題榮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
武騎尉石恕初予踟躕小舟中少所見獨記所止處而已陸行觀此石字畫楷
勁而年號官名皆遼時故記之自石晉以十六州畀契丹此地沒于北者五百
年予每入北界未嘗不歎宋人不能至此也幸生二百年一統全盛之世夫豈

易得哉飲武清至靈谷屯宿初四日行過馬駒橋申刻至京自興濟冰阻千艘
相聚行數里輒相呼擊冰如是數里又行舟止時如鴉將棲且止復飛回翔不
定前此未見也聞白河冰尙腹堅遂皆陸行予自辛丑計偕後七試南宮往來
程路及此行計七萬里矣

壬戌紀行下

初一日下張家灣皇木蔽川舟阻隘僅得出是夜夢月蝕既余與二人望而拜
初三日行初四日過河西務兩日風行皆不盡日初五日午竟白河遡漳衛白
河出城外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在灤洲東北出通州境東南至香河界又
流入于武清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入海元史言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
河白河亦名潞河也宿楊柳青明日宿獨流初七日過滄洲十餘里宿前阻冰
處初八日過磚河日尙蚤止泊頭有扁鵲廟扁鵲渤海人莫州有其家宅謝靈
運擬鄴中詩云憶昔渤海時南皮戲青社當建安時非清平之運士之有以自
樂如此初九日過東光至安陵道逢同縣許給事停舟相勞問爲同行者閑距

不得與言許尋遣人致禮初十日過桑園雨舟止久之雨後歛得順風舟甚駛
風雨尋作未能至德州十一日泊故城有馬都御史祠與許翔甫行縣中明日
經鄭家口風疾尋過來馬營至武城觀夫子廟像河澚有二童子來自言學易
因與之言易是日風順掛席行如飛雖有逆灣然亦行一百四十里十三日晡
時至臨清衛河自輝縣蘇門山合頭歷輝縣界新鄉衛輝府新鎮李家道口莘
縣小塔兒清濁二漳自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小塔兒入衛河漳衛合行二百
里過臨清自輝縣東北來一千六百里又千餘里至直沽合白河入海元名御
河永樂初會通河淤自淮入黃河至陽武陸輓至衛輝下衛河也南行逆流自
靜海歷興濟滄交河南皮吳橋景德故城恩武城夏津清河之境靜海青興濟
滄德故城武城皆臨河十四日入牖晚行至戴家灣十五日日昃過聊城泊李
海務明日周家店南水涸不行晡時水至行達河城十七日荆門大風黃沙蔽
天舟如霧中行過張秋及戴家廟有龍衣船封水明日食時行龍衣船歲于此
過閘挾南貨故船常滯淺曾記一歲適巡撫過界水爲封錮東平張長史以金

幣賄鬪買水買水所未聞也夜至開河明日南旺水涸至宋尙書祠觀鵝河口汶水來處鵝河口卽黑馬溝也有分水龍王廟汶自此逆流北出五百餘里入于衛南出二百餘里合于沂泗凡八百餘里云北去者逆上至南旺而順南行者亦逆上至南旺而順故濟寧當南北之半而行者皆相期至此諺云上巴濟寧下巴濟寧以爲過是皆順流也十九日濟州登太白樓陳子敬許翔甫沈誠甫秦起仁王子敬陳敬甫同登濟州西望城武縣正相直也余曾大父嘗爲其宰樓下有碑刻永樂十八年正月二十日勅行軍司馬樊敬往守濟寧撫操十萬壯士指揮以下除授總兵官亦聽調遣令斬首行軍司馬其重如此皆一時之制與國初諸翼元帥會典亦失于記載也廿一日趙村暴風起微雨尋止過新店日正赤如血夜爭新牖舟椳雁翅間前行者幾敗止仲家淺漏下二十刻聞牖下喧呼聲乃龍衣船至牖啓又行至師家莊廿二日逾魯橋谷亭沙河至胡陵胡陵人以楊枝插水祈雨來時孺亭病欲還余強之行至日跌孺亭舟稍後聞岸上人呼余愴然謂從者周公必返矣遂停與別以其非大疾也蓋過胡

陵不遠余囑其僦從今夕止可歇彼矣在泊頭得信孺亨竟死傷惋殊甚夜余宿此不能寐也廿三日食時至沽頭會通河幾盡矣會通河元所賜名至元初漕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繇黃河逆水至中灤旱跼陸運至淇門入御河其後于涇城之左汶水之陰作斗門遏汶入洸以益泗漕而汶始與洸泗沂合至元二十年自濟州新開河始分汾泗諸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以達于海至元二十六年自安民山之西南開河繇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而泗汶諸水始達御河也凡歷臨清清平堂邑博平聊城陽穀壽張東平汶上嘉祥鉅野濟寧嶧陽寧陽魚臺鄒豐沛之境臨清聊城東昌郡治濟寧皆臨河弘治初河決金龍口趨張秋都御史劉大夏修築遏水南行工成賜名安平鎮出楯水勢不壯而下流平漫故水雖順流舟行尤遲至溜口始以兩槳行如飛河自汴城北至張家灣東北行溜首江三家樓益陽依逢考縣楊青口師家樓新集馬磨師家道口馮家集曲里浦趙家圈經徐北門五百餘里河決房村後自馮家集決入溜口不復經蕭縣入溜口僅二十餘里卽合沂泗又七十

里至彭城汴至此三百七十里自蕭縣至馮家集一百八十里也梁進口四十里經新集入漁陽碭山河水散漫四五里至馮家集始伏漕至溜口溜口自馮家集分兩股舊時所謂大小溜溝者相去不半里而分爲兩也登境山起仁子敬誠甫皆至山石陂陀紋理如武康而色不如有大雲禪寺依山雖小刹而峻整有至元碑日已昏不可讀廿四日日出已過彭城矣舟中與子達言豐沛故事余昔數過泗水亭有班固碑不復存而少嘗見其文因爲子達誦之皇皇聖漢北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舫流裔襲唐末風寸土尺木無俟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邪金精摧傷涉關陵郊擊獲秦王鴻門造勢斗璧納忠天期承祚爰爵漢中勒陣東征劉禽三秦靈威神祐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張陳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馭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家寧安我君道昇根生葉茂舊號是仍於皇泗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與午過呂梁呂梁雖懸濤瀾泮然非巨嶮也是日立夏日暈者三至下邳尙蚤

復行是日風不順猶行三百里明日鍾吾風泊圯岸下復行明日白楊河遇見
陳永康雷夢龍舟從飲酒過桃源行三十里而別是日風微故至淮陰泗水出
汴縣北山沂水出泰山至卞入於泗沂泗合流爲清河今黃河并入之酈道元
曰淮水北來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北來注之淮泗之會卽角城今清口是也
黃河不復自渦口入淮獨自彭城從清口下故淮自清口北岸黃流而南岸清
蓋二十一里始混爲一色凡歷徐州睢寧邳宿遷桃源清河之境八百餘里惟
睢寧不臨河淮上見日正赤如血望之絕無翳障空蒼下墮圓紅濛汜間真奇
觀也向夜風雨大作尋霽明日自清江口移入裡河船泊郡城下郴州喻景曾
選來候夜風雨鷄鳴雨霽西南風大急在清河欲此風須臾不可得今逢之更
爲虐也初同行者常有百艘南旺分而爲二先行五六十艘出會通河舟皆散
是日風阻寶應又以百數夜始行牽纜如織至瓦澱湖口廿九日風猶逆至露
筋廟出邵伯湖晚湖無風清漪可愛夜宿驛下明日風始順食時至江都天陰
風益迅遂至瓜州也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古江都蓋臨江卽此地云淮陰

六十里至黃浦口出馬湖三四里入內隄行至寶應出湖四十里內隄行至露筋廟出邵伯湖十八里至三百子內行三十里至驛古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而二湖相宜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至山陽永和中陳敏因湖道多風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以避湖風蓋其來已久今世獨知陳平江耳又吳將伐齊築邗城城下掘溝謂之邗江地理志所謂築水江淮之間凡三百六十里歷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之境山陽淮安郡治江都揚州郡治瓜州對江與京口直也遂過埭入南小船始皆吳語夜雨蚤風過江山色靚麗向來少此景恨過之速遂入江口

遊海紀行

嘉靖己未中秋前二日王永美邀予遊海午後登舟至太倉明日午出州東門遂行待沙船不至宿天妃宮十五日得沙船行至海口風雨大作濤際天初猶見海中長沙及濤高沙反出其下不復見還宿天妃宮明日至海口雨不止

使人問郭帥已往新城因宿其營營前頗有戰船戍兵寥落皆兩粵人營中寂
然半夜大風雨波濤之聲滿耳郭帥方自新城乘浪而至明日留飲及暮而別
夜三鼓潮生舟忽高數丈水聲鳴激永美呼余起登岸岸北邈迤隔礙僅見東
南半月月色微明因列坐飲鼓琴潮平乃還連日雖風雨海中風帆交錯沙上
人載荻葦西來不絕劉家河船皆逆風張帆南北斜行如織篙師云海行恃風
波患無風不患風也余與張德方陸希臯同自崑發永美子一夔余子福孫從
至州希臯不行劉大倫楊正學以沙船至楊百戶海上彈琴者也李旌未冠皆
同行凡七日竟不見月亦不至大海而還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六